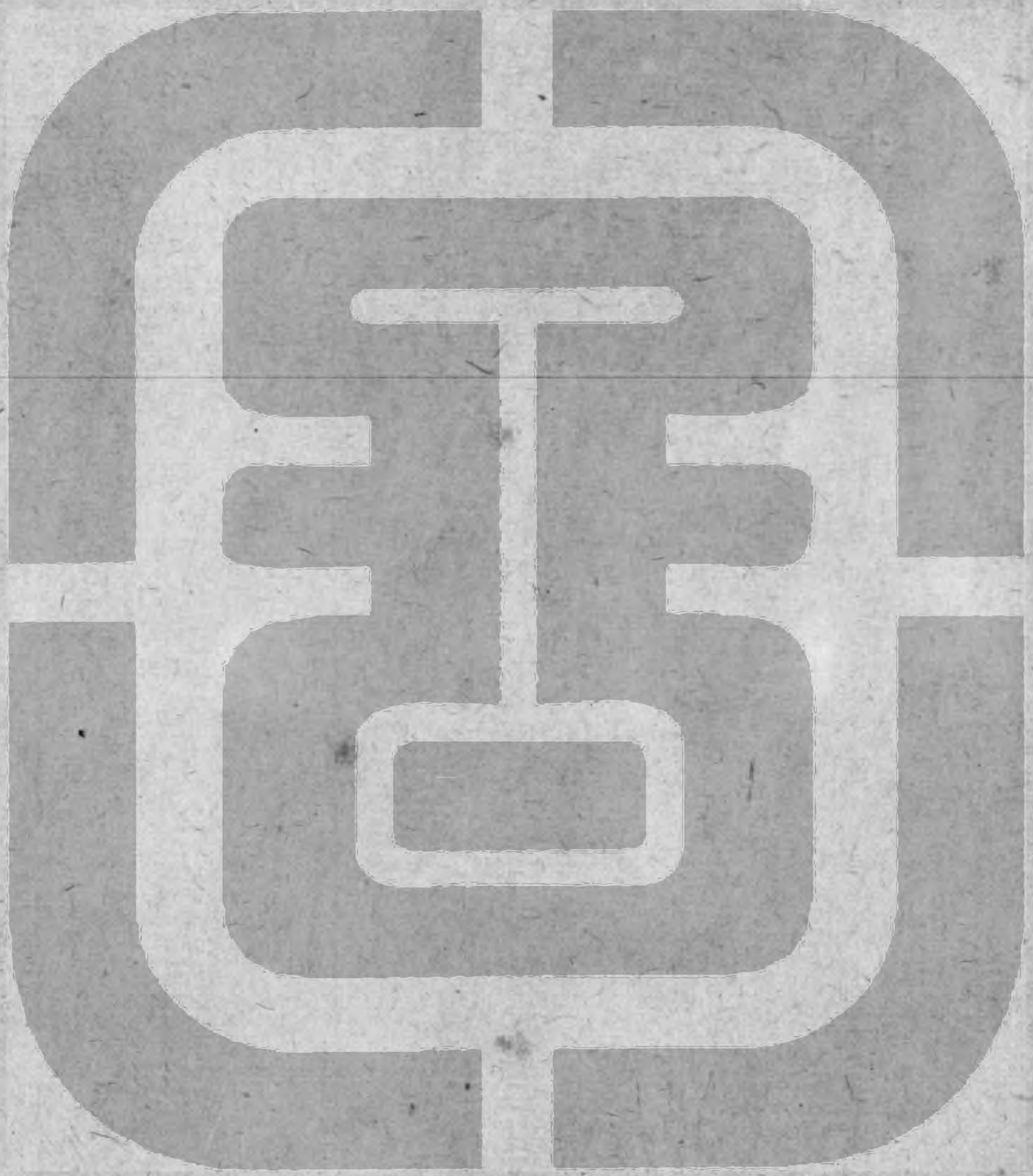


前漢書卷第九十六下

西域傳六十六下

烏孫國大昆彌治赤谷城去長安八千九百里戶十二萬口六十餘萬勝兵士十八萬八千八百人相大祿左右大將大將都尉各一人大監二人大吏一人騎君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千七百二十一里西至康居蕃內地五千里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槠不田作種樹隨畜逐水草與匈奴同俗國多馬富人至四五千匹民剛惡貪狠無信多寇盜最為彊國故服匈奴後盛大取鬲屬不肯往朝

會東與匈奴西北與康居西與大宛南與城郭諸國相接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縣度大月氏居其地後烏孫昆莫擊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烏孫昆莫居之故烏孫民有塞種大月氏種云始張騫言烏孫本與大月氏共在敦煌間今烏孫雖彊大可厚賂招令東居故地妻以公主與爲昆弟以制匈奴語在張騫傳武帝卽位令騫齎金幣往昆莫見騫如單于禮騫大慙謂曰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昆莫起拜其它如故初昆莫有十餘子中子大祿彊善將將衆萬餘騎別居大祿兄太子太子有子曰岑陬太子蚤死謂昆莫曰必以岑陬爲太子昆莫怒許之大祿怒乃收其昆弟將衆畔謀攻岑陬岑陬昆莫與萬餘騎令別居昆莫亦自有萬餘騎以自備國分爲三大總羈屬昆莫騫既致賜諭指曰烏孫能東居故地則漢遣公主爲夫人結爲昆弟共距匈奴不足破也烏孫遠漢未知其大小又近匈奴服屬日久其大臣皆不欲徙昆莫年老國分不能專制乃發使送騫因獻馬數十匹報謝其使見漢人衆富厚歸其國其國後遒益重漢匈奴聞其與漢通怒欲擊之又漢使烏孫乃出其南抵大宛月氏相屬不絕

烏孫於是恐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公主爲昆弟天子問群臣議許曰必先內聘然後遣女烏孫以馬千匹聘漢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以妻焉賜乘輿服御物爲備官屬官侍御數百人贈送甚盛烏孫昆莫以爲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爲左夫人公主至其國自治宮室居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以幣帛賜王左右貴人昆莫年老語言不通公主悲愁自爲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爲室兮旃爲牆以肉爲食兮酪爲漿居常土思兮心內傷願爲黃鵠兮歸故鄉天子聞而憐之間歲遣使者持帷帳錦繡給遺焉昆莫年老欲使其孫岑陬尚公主公主不聽上書言狀天子報曰從其國俗欲與烏孫共滅胡岑陬遂妻公主昆莫死岑陬代立岑陬者官號也名軍須靡昆莫王號也名獵驕靡後書昆彌云岑陬尚江都公主生一女少夫公主死漢復以楚王戊之孫解憂爲公主妻岑陬岑陬胡婦子泥靡尚小岑陬且死以國與季父大祿子翁歸靡曰泥靡大以國歸之翁歸靡既立號肥王復尚楚主解憂生三男兩女長男曰元貴靡次曰萬年爲莎車王次曰大樂爲左大將長女弟史

爲龜茲王絳賓妻小女素光爲若呼翎侯妻昭帝時公主上書言匈奴發騎田車師車師與匈奴爲一共侵烏孫唯天子幸救之漢養士馬議欲擊匈奴會昭帝崩宣帝初卽位公主及昆彌皆遣使上書言匈奴復連發大兵侵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收人民去使使謂烏孫趣持公主來欲隔絕漢昆彌願發國半精兵自給人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漢兵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並出語在匈奴傳遣校尉常惠使持節護烏孫兵昆彌自將翎侯以下五萬騎從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犂汗都尉千長騎將以下四萬級馬牛羊驢橐駝七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所虜獲還封惠爲長羅侯是歲本始三年也漢遣惠持金幣賜烏孫貴人有功者元康二年烏孫昆彌因惠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爲嗣得令復尚漢公主結婚重親畔絕匈奴願聘馬贏各千匹詔下公卿議大鴻臚蕭望之以爲烏孫絕域變故難保不可許上美烏孫新立大功又重絕故業遣使者至烏孫先迎取聘昆彌及太子左右大將都尉皆遣使凡三百餘人入漢迎取少主上乃以烏孫主解憂弟子相夫爲公主置

官屬侍御百餘人舍上林中學烏孫言天子自臨平樂觀會匈奴使者外國君長大角抵設樂而遣之使長羅侯光祿大夫惠爲副凡持節者四人送少主至敦煌未出塞聞烏孫昆彌翁歸靡死烏孫貴人共從本約立岑陬子泥靡代爲昆彌號狂王惠上書願留少主敦煌惠馳至烏孫責讓不立元貴靡爲昆彌還迎少主事下公卿望之復以爲烏孫持兩端難約結前公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客邊竟未得安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立而還信無負於夷狄中國之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其原起此

天子從之徵還少主狂王復尚楚主解憂生一男鴟靡不與主和又暴惡失衆漢使衛司馬魏和意副候任昌送侍子公主言狂王爲烏孫所患苦易誅也遂謀置酒會罷使士拔劒擊之劒夯下狂王傷上馬馳去其子細沈瘦會兵圍和意昌及公主於赤谷城數月都護鄭吉發諸國兵救之乃解去漢遣中郎將張遵持醫藥治狂王賜金二十斤采繒因收和意昌係瑣從尉犂檻車至長安斬之車騎將軍長史張翁留驗公主與使者謀殺狂王狀主不服叩頭謝張翁捽主頭罵詈主上書翁還坐死副使季都別將醫養視

狂王狂王從十餘騎送之都還坐知狂王當誅見便不發下蠶室初肥王翁歸靡胡婦子烏就屠狂王傷時驚與諸翎侯俱去居北山中揚言毋家匈奴兵來故衆歸之後遂襲殺狂王自立爲昆彌漢遣破羌將軍辛武賢將兵萬五千人至敦煌遣使者案行表穿卑鞮侯井以西欲通渠轉穀積居廬倉以討之初楚主侍者馮嫽能史書習事嘗持漢節爲公主使行賞賜於城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爲烏孫右大將妻右大將與烏就屠相愛都護鄭吉使馮夫人說烏就屠以漢兵方出必見滅不如降烏就屠恐曰願得小號宣帝徵馮夫人自問狀遣謁者竺次期門甘延壽爲副送馮夫人馮夫人錦車持節詔烏就屠詣長羅侯赤谷城立元貴靡爲大昆彌烏就屠爲小昆彌皆賜印綬破羌將軍不出塞還後烏就屠不盡歸諸翎侯民衆漢復遣長羅侯惠將三校屯赤谷因爲分別其人民地界大昆彌戶六萬餘小昆彌戶四萬餘然衆心皆附小昆彌元貴靡鴈靡皆病死公主上書言年老土思願得歸骸骨葬漢地天子閔而迎之公主與烏孫男女三人俱來至京師是歲甘露三年也時年且七十賜以公主田宅奴婢奉養甚厚朝見儀

比公主後二歲卒三孫因留守墳墓云元貴靡子星靡代爲大昆彌弱馮夫人上書願使烏孫鎮撫星靡漢遣之卒百人送烏孫馬都護韓宣奏烏孫大吏大祿大監皆可以賜金印紫綬以尊輔大昆彌漢許之後都護韓宣復奏星靡怯弱可免更以季父左大將樂代爲昆彌漢不許後段會宗爲都護招還亡畔安定之星靡死子雌栗靡代小昆彌烏就屠死子拊離代立爲弟日貳所殺漢遣使者立拊離子安日爲小昆彌日貳亡阻康居漢徙已校屯姑墨欲候便討焉安日使貴人姑莫匿等三人詐亡從日貳刺殺之都護廉褒賜姑莫匿等金人二十斤繒三百匹後安日爲降民所殺漢立其弟末振將末振將代時大昆彌雌栗靡健翎侯皆畏服之告民收馬畜無使入牧國中大安和翁歸靡時小昆彌末振將恐爲所并使貴人烏日領詐降刺殺雌栗靡漢欲以兵討之而未能遣中郎將段會宗持金幣與都護圖方略立雌栗靡季父公主孫伊秩靡爲大昆彌漢沒入小昆彌侍子在京師者久之大昆彌翎侯難栖殺末振將末振將兄安日子安犁靡代爲小昆彌漢恨不自責誅末振將復使段會宗耶斬其太子眷丘還賜門關內侯是歲元延

二年也會宗以翎侯難栖殺末振將雖不指爲漢合於討賊奏以爲堅守都尉責大祿大吏大監以雖栗靡見殺狀奪金印紫綬更與銅墨云末振將弟卑爰疐本共謀殺大昆彌將衆八萬餘口北附康居謀欲藉兵兼并兩昆彌兩昆彌畏之親倚都護哀帝元壽二年大昆彌伊秩靡與單于並入朝漢以爲榮至元始中卑爰疐殺烏日領以自效漢封爲歸義侯兩昆彌皆弱卑爰疐侵陵都護孫建襲殺之自烏孫分立兩昆彌後漢用憂勞且無寧歲

姑墨國王治南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戶三千五百口二萬四千五百人姑墨侯輔國侯都尉左右將左右騎君各一人譯長二人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二十一里南至于闐馬行十五日北與烏孫接出銅鐵雌黃東通龜茲六百七十里王莽時姑墨王丞殺溫宿王并其國

溫宿國王治溫宿城去長安八千三百五十里戶二千二百口八千四百勝兵千五百人輔國侯左右都尉左右騎君譯長各三人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三百八十里西至尉頭三百里北至烏孫赤谷六百一十里土地物類所有與鄯善諸國同東通姑墨

二百七十里

龜茲國王治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戶六千九百七十口八萬一千三百一十七勝兵二萬二千七十六人大都尉丞輔國侯安國侯擊胡侯郤胡都尉擊車師都尉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左右力輔君各一人東西南北部千長各二人郤胡君三人譯長四人南與精絕東南與且末西南與扜彌北與烏孫西與姑墨接能鑄冶有鉞東至都護治所烏壘城三百五十里

烏壘戶百一十口千二百勝兵三百人城都尉譯長各一人與都護同治其南三百三十里至渠犂

渠犂城都尉一人戶百三十口千四百八十勝兵百五十人東北與尉犂東南與且末南與精絕接西有河至龜茲五百八十里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犂是時軍旅連出師行三十二年海內虛耗征和中貳師將軍李廣利以軍降匈奴上既悔遠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故輪臺以東捷枝渠犂皆故國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處溫和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時熟其旁國少錐刀貴黃金采繒可以易穀食宜給足不可

乏臣愚以爲可遣屯田卒詣故輪臺以東置校尉三人分護各舉圖地形通利溝渠務使以時益種五穀張掖酒泉遣騎假司馬爲斥候屬校尉事有便宜因騎置以聞田一歲有積穀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就畜積爲本業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爲便臣謹遣徵事臣昌分部行邊嚴敕太守都尉明逢火選士馬謹斥候蓄茭草願陛下遣使使西國以安其意臣昧死請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危須尉犂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者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以竟師彊者盡食畜產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甚遠然尚厮留甚衆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匈若馬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師遣貳師將軍欲以爲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乃者以

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爲文學者乃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白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爲欲以見彊夫不足者視人有餘易之封得大過爻在九五匈奴困敗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蓍皆以爲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於鬴山必克卦諸將貳師最吉故朕親發貳師下鬴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重合矦得虜候者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單于遺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飢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矦之賞以報忿五伯所弗能爲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今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爲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乃知之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由是不

復出軍而封丞相車千秋爲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初貳師將軍李廣利擊大宛還過杆彌杆彌遣太子賴丹爲質於龜茲廣利責龜茲曰外國皆臣屬於漢龜茲何以得受杆彌質卽將賴丹入至京師昭帝乃用桑弘羊前議以杆彌太子賴丹爲校尉將軍田輪臺輪臺與渠犂地皆相連也龜茲貴人姑翼謂其王曰賴丹本臣屬吾國今佩漢印綬來迫吾國而田必爲害王卽殺賴丹而上書謝漢漢未能征宣帝時長羅侯常惠使烏孫還便宜發諸國兵合五萬人攻龜茲責以前殺校尉賴丹龜茲王謝曰乃我先王時爲貴人姑翼所誤我無罪執姑翼詣惠惠斬之時烏孫公主遣女來至京師學鼓琴漢遣侍郎樂奉送主女過龜茲龜茲前遣人至烏孫求公主女未還會女過龜茲龜茲王留不遣復使使報公主主許之後公主上書願令女比宗室入朝而龜茲王絳賓亦愛其夫人上書言得尚漢外孫爲昆弟願與公主女俱入朝元康元年遂來朝賀王及夫人皆賜印綬夫人號稱公主賜以車騎旗鼓歌吹數十人綺繡雜繒琦珍凡數千萬留且一年厚贈送之後數來朝賀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徼道周衛出入傳呼

撞鍾鼓如漢家儀外國胡人皆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贏也絳賓死其子丞德自謂漢外孫成帝時往來尤數漢遇之亦甚親密東通尉犂六百五十里

尉犂國王治尉犂城去長安六千七百五十里戶千二百口九千六百勝兵二千人尉犂侯安世侯左右將左右都尉擊胡君各一人譯長二人西至都護治所三百里南與鄯善且末接

危須國王治危須城去長安七千二百九十里戶七百口四千九百勝兵二千人擊胡侯擊胡都尉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擊胡君譯長各一人西至都護治所五百里至焉耆百里

焉耆國王治員渠城去長安七千三百里戶四千口三萬二千一百勝兵六千人擊胡侯郤胡侯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擊胡君擊車師君歸義車師君各一人擊胡都尉擊胡君各二人譯長三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四百里南至尉犂百里北與烏孫接近海水多魚

烏貪訾離國王治于婁谷去長安萬三百三十里戶四十一口二百三十一勝兵五十七人輔國侯左右

都尉各一人東與單桓南與且彌西與烏孫接
單陸國王治天山東乾當國去長安八千六百八十
里戶二百二十七口千三百八十七勝兵四百二十
二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譯長各一人西
南至都護治所千二百八十七里
單陸後國王治番渠類谷去長安八千七百一十里
戶四百六十二口千一百三十七勝兵三百五十人
輔國侯都尉譯長各一人將二人東與郁立師北與
匈奴西與劫國南與車師接
郁立師國王治內咄谷去長安八千八百三十里戶
百九十口千四百四十五勝兵三百三十一人輔國
侯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東與車師後城長西與單
陸北與匈奴接
單桓國王治單桓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七十里戶二
十七口百九十四勝兵四十五人輔國侯將左右都
尉譯長各一人
蒲類國王治天山西疏榆谷去長安八千三百六十
里戶三百二十五口二千三十三勝兵七百九十九
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
所千三百八十七里

蒲類後國王去長安八千六百三十里戶百口千七
十勝兵三百三十四人輔國侯將左右都尉譯長各
一人
西且彌國王治天山東于大谷去長安八千六百七
十里戶三百三十二口千九百二十六勝兵七百三
十八人西且彌侯左右將左右騎君各一人西南至
都護治所千四百八十七里
東且彌國王治天山東允虛谷去長安八千二百五
十里戶百九十一口千九百四十八勝兵五百七十
二人東且彌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
千五百八十七里
劫國王治天山東丹渠谷去長安八千五百七十里
戶九十九口五百勝兵百一十五人輔國侯都尉譯
長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四百八十七里
狐胡國王治車師柳谷去長安八千二百里戶五十
五口二百六十四勝兵四十五人輔國侯左右都尉
各一人西至都護治所千一百四十七里至焉耆七
百七十里
山國王去長安七千一百七十里戶四百五十口五
千勝兵千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

西至尉犂二百四十里西北至焉耆百六十里西至
危須二百六十里東南與鄯善且末接山出鐵民山
居寄田羅穀於焉耆危須
東師前國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
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戶七百口六千五十勝兵
千八百六十五人輔國侯安國侯左右將都尉歸漢
都尉車師君通善君鄉善君各一人譯長二人西南
至都護治所千八百十里至焉耆八百三十五里
車師後國王治務塗谷去長安八千九百五十里戶
五百九十五口四千七百七十四勝兵千八百九十
人擊胡侯左右將左右都尉道民君譯長各一人西
南至都護治所千二百三十七里
車師都尉國戶四十口三百三十三勝兵八十四人
車師後城長國戶百五十四口五百六十勝兵二百
六十人武帝天漢二年以匈奴降者介和王爲開陵
侯將樓蘭國兵始擊車師匈奴遣右賢王將數萬騎
救之漢兵不利引去征和四年遣重合侯馬通將四
萬騎擊匈奴道過車師北復遣開陵侯將樓蘭尉犂
危須凡六國兵別擊車師王降服臣屬漢昭帝時匈奴復使四
共圍車師車師王降匈奴令得遮重合侯諸國兵

千騎田車師宣帝卽位遣五將將兵擊匈奴車師田者驚去車師復通於漢匈奴怒召其太子軍宿欲以爲質軍宿馬耆外孫不欲質匈奴亡走焉耆車師王更立子烏貴爲太子及烏貴立爲王與匈奴結婚姻教匈奴遮漢道通烏孫者地節二年漢遣侍郎鄭吉校尉司馬憙將免刑罪人田渠犂積穀欲以攻車師至秋收穀吉憙發城郭諸國兵萬餘人自與所將田士千五百人共擊車師攻交河城破之王尚在其北石城中未得會軍食盡吉等且罷兵歸渠犂田收秋畢復發兵攻車師王於石城王聞漢兵且至北走匈奴求救匈奴未爲發兵王來還與貴人蘇猶議欲降漢恐不見信蘇猶教王擊匈奴邊國小蒲類斬首略其人民以降吉車師王復自請擊破金附匈奴聞車師降漢發兵收車師吉憙引兵北逢之匈奴不敢前吉憙卽留一候與卒二十人留守王吉等引兵歸渠犂車師王恐匈奴兵復至而見殺也乃輕騎奔烏孫吉卽迎其妻子置渠犂東奏事至酒泉有詔還田渠犂及車師益積穀以安西國侵匈奴吉還傳送車師王妻子詣長安賞賜甚厚每朝會四夷常尊顯以示之於是吉始使

吏卒三百人別田車師得降者言單于大臣皆曰車師地肥美近匈奴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也果遣騎來擊田者吉乃與校尉盡將渠犂田士千五百人往田匈奴復益遣騎來漢田卒少不能當保車師城中匈奴將卽其城下謂吉曰單于必爭此地不可田也圍城數日乃解後常數千騎往來守車師吉上書言車師去渠犂千餘里間以河山北近匈奴漢兵在渠犂者執不能相救願益田卒公卿議以爲道遠煩費可且罷車師田者詔遣長羅侯將張掖酒泉騎出車師北千餘里揚威武車師旁胡騎引去吉乃得出歸渠犂凡三校尉屯田車師王之走烏孫也烏孫留不遣遣使上書願留車師王備國有急可從西道以擊匈奴漢許之於是漢召故車師太子軍宿在焉者立以爲王盡徙車師國民令居渠犂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車師王得近漢田官與匈奴絕亦安樂親漢後漢使侍郎殷廣德責烏孫求車師王烏孫貴將詣闕賜第與其妻子居是歲元康四年也其後置戊己校尉屯田居車師故地元始中車師後王國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門關往來差近戊己校尉徐普欲開以省道里半避白龍堆之阨車師

後王姑句以道當爲拄置心不便也地又頗與匈奴南將軍地接普欲分明其界然後奏之召姑句使證之不肯繫之姑句數以牛羊賕吏求出不得姑句家子端生火其妻股紫陬謂姑句曰子端生火此兵氣也利以用兵前車師王爲都護司馬所殺今久繫必死不如降匈奴即馳突出高昌壁入匈奴天去胡來王唐兠國比大種赤水羌數相寇不勝告急都護都護但欽不以時救助唐兠困急怨欽東守玉門關玉門關不內即將妻子人民千餘人亡降匈奴匈奴受之而遣使上書言狀是時新都侯王莽秉政遣中郎將王昌等使匈奴告單于謝罪執二王以付使者莽使中郎王萌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逢受單于遣使送因請其罪使者以聞莽不聽詔下會西域諸國王陳軍斬姑句唐兠以示之至莽篡位建國二年以廣新公甄豐爲右伯當出西域車師後王須置離聞之與其右將股鞮左將尸泥支謀曰聞甄公爲西域太伯當出故事給使者牛羊穀芻茭導譯前五威將過所給使尚未能備今太伯復出國益貧恐不能稱欲亡入匈奴戊巳校尉刀護聞之召置離驗問辭服乃械致都護但欽在所埒婁

城置離人民知其不還皆哭而送之至欽則斬置離
置離兄輔國侯狐蘭支將置離衆二千餘人驅畜産
舉國亡降匈奴是時莽弗易單于璽單于恨怒遂受狐
蘭支降遣兵與共寇擊車師殺後城長傷都護司馬
及狐蘭兵復還入匈奴時戊己校尉刁護病遣史陳
良屯桓旦谷備匈奴寇史終帶取糧食司馬丞韓玄
領諸壁右曲侯任商領諸壘相與謀曰西域諸國頗
背叛匈奴欲大侵要死可殺校尉將人衆降匈奴即
將數千騎至校尉府脅諸亭令燔積薪分告諸壁曰
匈奴十萬騎來入吏士皆持兵後者斬得三四百人

去校尉府數里止晨火黙校尉開門擊鼓收吏士良
等隨入遂殺校尉刁護及子男四人諸昆弟子男獨
遺婦女小兒止留戊己校尉城遣人與匈奴南將軍
相聞南將軍以二千騎迎良等良等盡脅略戊己校
尉吏士男女二十餘人入匈奴單于以良帶爲烏賁
都尉後三歲單于死弟烏桑單于咸立復與莽和親
莽遣使者多齎金幣賂單于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
盡收四人及手殺刁護者芝音妻子以下二十七人
皆械檻車付使者到長安莽皆燒殺之其後莽復欺
詐單于和親遂絶匈奴大擊北邊而西域亦瓦解焉

耆國近匈奴先叛殺都護但欽莽不能討天鳳三年乃遣五威將王駿西域都護李崇將戊巳校尉出西域諸國皆郊迎送兵穀焉耆詐降而聚兵自備駿等將莎車龜茲兵七千餘人分爲數部入焉耆焉耆伏兵要遮駿及姑墨尉犂危須國兵爲反間還共襲擊駿等皆殺之唯戊巳校尉郭欽別將兵後至焉耆焉耆兵未還欽擊殺其老弱引兵還莽封欽爲劉胡子李崇收餘士還保龜茲數年莽死崇遂沒西域因絕最凡國五十自譯長城長君監吏大祿百長千長都尉且渠當戶將相至侯王皆佩漢印綬凡三百七十

六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賓烏弋之屬皆以絕遠不在數中其來貢獻則相與報不督錄總領也

贊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乃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睹犀布瑇瑁則建珠崖七郡感枸醬竹杖則開牂柯越雋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貶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群食於

外圃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興造甲乙之帳落以隨珠和璧天子負黼依扆被馮玉几而處其中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碭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

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蔥嶺身熱頭痛縣度之阨淮南杜欽楊雄之論皆以爲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絶外內也書曰西戎卽序禹既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絶道里又遠得之不爲益棄之不爲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唯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尚爲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數遣使置質于漢願請屬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絶

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亦何以尚茲

前漢書卷第九十六下

前漢書卷第九十七

外戚傳第六十七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用妹喜殷之興也以有娀及有娶而紂之滅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嫄及太任太姒而幽王之禽也淫褒似故易基乾坤詩首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爲菀菀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人能弘道末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臣父

不能得之子況卑下乎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成子姓矣而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孔子罕言命蓋難言之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漢興因秦之稱號帝毋稱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適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焉至武帝制倢伃婕妤娥傛華充依各有爵位而元帝加昭儀之號凡十四等云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倢伃視上卿比列侯婕妤娥視中二千石比關內侯傛華視眞二千石比大上造美人視二千石比少上造八子視千石比中更充依視千石比左更七子視六百石比五大夫少使視四百石比公乘五官視三百石順常視二百石無涓共和娛靈保林良使夜者皆視百石上家人子中家人子視有秩斗食云五官以下棐司馬門外

高祖呂皇后父呂公單父人也好相人高祖微時呂公見而異之乃以女妻高祖生惠帝魯元公主高祖爲漢王元年封呂公爲臨泗侯二年立孝惠爲太子後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隱王如意太子爲人仁弱高祖以爲不類已常欲廢之而立如意如意類

我戚姬常從上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益疏如意且立爲趙王留長安幾代太子者數賴公卿大臣爭之及叔孫通諫用留侯之策得無易呂后爲人剛毅佐高帝定天下兄二人皆爲列將從征伐長兄澤爲周呂侯次兄釋之爲建成侯逮高祖而侯者三人高祖四年臨泗侯呂公薨高祖崩惠帝立呂后爲皇太后乃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舂戚夫人舂且歌曰子爲王母爲虜終日舂薄暮常與死爲伍相離三千里宜誰使告女太后聞之大怒曰乃欲倚女子邪乃召趙王誅之使者三反趙相周昌不遣太后召趙相相徵至長安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入宮挾與起居飲食數月帝晨出射趙王不能蚤起太后伺其獨居使人持鴆飲之遲帝還趙王死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熏耳飲瘖藥使居廁域中名曰人彘居數月乃召惠帝視人彘帝視而問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爲臣爲太后子終不能復治天下以此日飲爲淫樂不聽政七年而崩太后發喪哭而泣不下留侯子張辟彊爲侍中年十五謂丞相陳平曰太后獨有

帝今哭而不悲君知其解未陳平曰何解辟彊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爲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官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脫禍矣丞相如辟彊計請之太后說其哭乃哀呂氏權由此起乃立孝惠後宮子爲帝太后臨朝稱制復殺高祖子趙幽王友共王恢及燕靈王建遂立周呂侯子台爲呂王台弟產爲梁王建城侯釋之子祿爲趙王台子通爲燕王又封諸呂凡六人皆爲列侯追尊父呂公爲呂宣王兄周呂侯爲悼武王太后持天下八年病大禍而崩語在五行志病困以趙王祿爲上將軍居北軍梁王產爲相國居南軍戒產祿曰高祖與大臣約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大臣不平我卽崩恐其爲變必據兵衛宮愼毋送喪爲人所制太后崩太尉周勃丞相陳平朱虛侯劉章等共誅產祿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而迎立代王是爲孝文皇帝

孝惠張皇后宣平侯敖尚帝姊魯元公主有女惠帝卽位呂太后欲爲重親以公主女配帝爲皇后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乃使陽爲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爲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爲帝四

年乃自知非皇后所出言曰太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即爲所爲太后聞而患之恐其作亂乃幽之永巷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見太后下詔廢之語在高后紀遂幽死更立恒山王弘爲皇帝而以呂祿女爲皇后欲連根固本牢甚然而無益也呂太后崩大臣正之卒滅呂氏少帝恒山淮南濟川王皆以非孝惠子誅獨置孝惠皇后廢處北宮孝文後元年薨葬安陵不起墳

高祖薄姬文帝母也父吳人秦時與故魏王宗女魏媪通生薄姬而薄姬父死山陰因葬焉及諸侯畔秦

魏豹立爲王而魏媪內其女於魏宮許負相薄姬當生天子是時項羽方與漢王相距滎陽天下未有所定豹初與漢擊楚及聞許負言心喜因背漢而中立與楚連和漢使曹參等虜魏王豹以其國爲郡而薄姬輸織室豹已死漢王入織室見薄姬有詔內後宮歲餘不得幸始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毋相忘已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四年坐河南成皐靈臺此兩美人侍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問其故兩人俱以實告漢王心悽然憐薄姬是日召欲幸之對曰昨暮夢龍據妾胷上曰是貴徵

也吾爲汝成之遂幸有身歲中生文帝年八歲立爲
代王自有子後希見高祖崩諸幸姬戚夫人之屬呂
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宮而薄姬以希見故得出從子
之代爲代太后太后弟薄昭從如代代王立十七年
高后崩大臣議立後疾外家呂氏彊暴皆稱薄氏仁
善故迎立代王爲皇帝尊太后爲皇太后封弟昭爲
軹侯太后母亦前死葬櫟陽北乃追尊太后父爲靈
文侯會稽郡致園邑二百家長丞以下使奉守寢廟
上食祠如法櫟陽亦置靈文夫人園令如靈文侯園
儀太后薨失父其奉太后外家魏氏有力乃召復魏
氏賞賜各以親疏受之薄氏侯者一人太后後文帝
二歲孝景前二年崩葬南陵用呂后不合葬長陵故
特自起陵近文帝

孝文竇皇后景帝母也呂太后時以良家子選入宮
太后出宮人以賜諸王各五人竇姬與在行中家在
清河願如趙近家請其主遣宦者吏必置我籍趙之
伍中宦者忘之誤置籍代伍中籍奏詔可當行竇姬
涕泣悲其宦者不欲往相彊乃肯行至代代王獨幸
竇姬生女嫖孝惠七年生景帝代王王后生四男先
代王入立爲帝而王后卒及代王爲帝後王后所生

四男更病死文帝立數月公卿請立太子而竇姬男最長立爲太子竇姬爲皇后女爲館陶長公主明年封少子武爲代王後徙梁是爲梁孝王竇皇后親蠶卒葬觀津於是薄太后乃詔有司追封竇后父爲安成侯母曰安成夫人令清河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比靈文園法竇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爲人所略賣其家不知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爲其主人入山作炭暮臥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厭殺臥者少君獨脫不死自卜數日當爲侯從其家之長安聞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少識

其縣名及姓又嘗與其姊采桑墮用爲符信上書自陳皇后言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復問其所識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傳舍中匄沐沐我已飯我乃去於是竇皇后持之而泣侍御左右皆悲乃厚賜之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此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爲擇師傅又復放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爲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竇皇后疾失明文帝幸邛鄧慎夫人尹姬皆無子文帝崩景帝立皇后爲皇太后乃封廣國爲章武侯長君先死封其

子彭祖爲南皮侯吳楚反時太后從昆弟子竇嬰侠
喜士爲大將軍破吳楚封魏其侯竇氏侯者凡三人
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景帝及諸竇不得不讀老子
尊其術太后後景帝六歲凡立五十一年元光六年
崩合葬霸陵遺詔盡以東宮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嫖
至武帝時魏其侯竇嬰爲丞相後誅

孝景王皇后武帝母也父王仲槐里人也母臧兒故
燕王臧荼孫也爲仲妻生男信與兩女而仲死臧兒
更嫁爲長陵田氏婦生男蚡勝臧兒長女嫁爲金王
孫婦生一女矣而臧兒卜筮曰兩女當貴欲倚兩女
奪金氏金氏怒不肯與決乃內太子宮太子幸愛之
生三女一男方在身時王夫人夢日入其懷以告
太子太子曰此貴徵也未生而文帝崩景帝即位王
夫人生男是時薄皇后無子後數歲景帝立齊栗姬
男爲太子而王夫人男爲膠東王長公主嫖有女欲
與太子爲妃栗姬妒而景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

得貴幸栗姬日怨怒謝長主不許長主欲與王夫人
王夫人許之會薄皇后廢長公主日譖栗姬短景帝
嘗屬諸姬子曰吾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
不遜景帝心銜之而未發也長公主日譽王夫人男
之美帝亦自賢之又耳曩者所夢日符計未有所定
王夫人又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爲皇后大行奏事
文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今太子母號宜爲皇后帝
怒曰是乃所當言邪遂案誅大行而廢太子爲臨江
王栗姬愈恚不得見以憂死卒立王夫人爲皇后男
爲太子封皇后兄信爲蓋侯初皇后始入太子家後

女弟兒姁亦復入生四男兒姁蚤卒四子皆爲王皇
后長女爲平陽公主次南宮公主次隆慮公主皇后
立九年景帝崩武帝即位爲皇太后尊太后母臧兒
爲平原君封田蚡爲武安侯勝爲周陽侯王氏田氏
侯者凡三人蓋侯信好酒田蚡勝貪巧於文辭蚡至
丞相追尊王仲爲共侯槐里起園邑二百家長丞奉
守及平原君薨從田氏葬長陵亦置園邑如共侯法
初皇太后微時所爲金王孫生女俗在民間蓋諱之
也武帝始立韓嫣白之帝曰何爲不蚤言乃車駕自
往迎之其家在長陵小市直至其門使左右入求之

家人驚恐女逃匿扶將出拜帝下車立曰大姊何藏之深也載至長樂宮與俱謁太后太后垂涕女亦悲泣帝奉酒前爲壽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頃甲第以賜姊太后謝曰爲帝費因賜湯沐邑號修成君男女各一人女嫁諸侯男號修成子仲以太后故橫於京師太后凡立二十五年後景帝十五歲元朔三年崩合葬陽陵

孝武陳皇后長公主嫖女也魯祖父陳嬰與項羽俱起後歸漢爲堂邑侯傳子至孫午午尚長公主生女初武帝得立爲太子長主有力取主女爲妃及帝卽位立爲皇后擅寵驕貴十餘年而無子聞衛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上愈怒后又挾婦人媚道頗覺元光五年上遂窮治之女子楚服等坐爲皇后巫蠱祠祭祝詛大逆無道相連及誅者三百餘人楚服梟首於市使有司賜皇后策曰皇后失序惑於巫祝不可以承天命其上璽綬罷退居長門宮明年堂邑侯午薨主男須嗣侯主寡居私近董偃十餘年主薨須坐淫亂兄弟爭財當死自殺國除後數年廢后乃薨葬霸陵郎官亭東

孝武衛皇后字子夫生微也其家號曰衛氏出平陽

侯邑子夫爲平陽主謳者武帝卽位數年無子平陽主求良家女十餘人飾置家帝祓霸上還過平陽主主見所偫美人帝不說旣飲謳者進帝獨說子夫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還坐驩甚賜平陽主金千斤主因奏子夫送入宮子夫上車主拊其背曰行矣强飯勉之卽貴願無相忘入宮歲餘不復幸武帝擇宮人不中用者斥出之子夫得見涕泣請出上憐之復幸遂有身尊寵召其兄衛長君弟青侍中而子夫生三女元朔元年生男據遂立爲皇后先是衛長君死乃以青爲將軍擊匈奴有功封長平侯青三子在襁褓中皆爲列侯及皇后姊子霍去病亦以軍功爲冠軍侯至大司馬票騎將軍青爲大司馬大將軍衛氏支屬侯者五人青還尚平陽主皇后立七年而男立爲太子後色衰趙之王夫人中山李夫人有寵皆蚤卒後有尹倢伃鉤弋夫人更幸衛后立三十八年遭巫蠱事起江充爲姦太子懼不能自明遂與皇后共誅充發兵兵敗太子亡走詔遣宗正劉長樂執金吾劉敢奉策收皇后璽綬自殺黃門蘇文姚定漢輿置公車令空舍盛以小棺瘞之城南桐柏衛氏悉滅宣帝立乃改葬衛后追謚曰思后置園邑三百

家長丞周衛奉守焉
孝武李夫人本以倡進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
舞武帝愛之每爲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延年侍
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絶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
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嘆
息曰善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
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生一男是爲昌邑
哀王李夫人少而蚤卒上憐閔焉圖畫其形於甘泉
宮及衛思后廢後四年武帝崩大將軍霍光緣上稚
意以李夫人配食追上尊號曰孝武皇后初李夫人

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毀
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及兄弟爲託上曰夫人病甚
殆將不起一見我屬託王及兄弟豈不快哉夫人曰
婦人貌不脩飾不見君父妾不敢以燕婧見帝上曰
夫人第一見我將加賜千金而予兄弟尊官夫人曰
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復言欲必見之夫人遂轉鄉
歔欷而不復言於是上不說而起夫人姊妹讓之曰
貴人獨不可一見上屬託兄弟邪何爲恨上如此夫
人曰所以不欲見帝者乃欲以深託兄弟也我以容
貌之好得從微賤愛幸於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

愛弛愛弛則恩絶上所以攣攣顧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今見我毀壞顔色非故必畏惡吐弃我意尚肯復追思閔録其兄弟哉及夫人卒上以后禮葬焉其後上以夫人兄李廣利爲貳師將軍封海西侯延年爲協律都尉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張燈燭設帷帳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感爲作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令樂府諸音家弦歌之上又自爲作賦以傷悼夫人其辭曰美連娟以脩嫮兮命

樔絶而不長飾新宮以延貯兮泯不歸乎故鄉慘鬱鬱其蕪穢兮隱處幽而懷傷釋輿馬於山椒兮奄脩夜之不陽秋氣憯以淒淚兮桂枝落而銷亡神煢煢以遙思兮精浮游而出畺託沈陰以壙久兮惜蕃華之未央念窮極之不還兮惟幼眇之相羊函菱荴以俟風兮芳雜襲以彌章的容與以猗靡兮縹飄姚虖愈莊燕淫衍而撫楹兮連流視而娥揚既激感而心逐兮包紅顔而弗明驩接押以離別兮宵寤夢之芒芒忽遷化而不反兮魄放逸以飛揚何靈魂之紛紛兮哀裵回以躊躇埶路日以遠兮遂荒忽而辭去超

兮西征屑兮不見寖淫敝芃寂兮無音恩若流波怛
兮在心亂曰佳俠函光隕朱榮兮嫉妒闕茸將安程
兮方時隆盛年夭傷兮弟子增欷涔沫帳兮悲愁於
邑喧不可止兮嚮不虛應亦云已兮嫶妍太息嘆稚
子兮慄慄不言倚所恃兮仁者不誓豈約親兮既往
不來申以信兮去彼昭昭就冥冥兮既下新宮不復
故庭兮嗚呼哀哉想魂靈兮其後李延年弟季坐姦
亂後宮廣利降匈奴家族滅矣

孝武鉤弋趙倢伃昭帝母也家在河間武帝巡狩過
河間望氣者言此有奇女天子亟使使召之既至女
兩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即時伸由是得幸號曰拳夫
人先是其父坐法宮刑爲中黃門死長安葬雍門拳
夫人進爲倢伃居鉤弋宮大有寵元始三年生昭帝
號鉤弋子任身十四月乃生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
生今鉤弋亦然乃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後衛太子
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多過失寵姬王夫人男齊懷
王李夫人男昌邑哀王皆蚤薨鉤弋子年五六歲壯
大多知上常言類我又感其生與衆異甚奇愛之心
欲立焉以其年穉母少恐女主顓恣亂國家猶與久
之鉤弋倢伃從幸甘泉有過見譴以憂死因葬雲陽

後上疾病乃立鉤弋子爲皇太子拜奉車都尉霍光爲大司馬大將軍輔少主明日帝崩昭帝即位追尊鉤弋倢伃爲皇太后發卒二萬人起雲陵邑三千戶追尊外祖趙父爲順成侯詔右扶風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如法順成侯有姊君妁賜錢二百萬奴婢第宅以充實焉諸昆弟各以親疏受賞賜趙氏無在位者唯趙父追封

孝昭上官皇后祖父桀隴西上邽人也少時爲羽林期門郎從武帝上甘泉天大風車不得行解蓋授桀桀奉蓋雖風常屬車雨下蓋輒御上奇其材力遷未央廄令上嘗體不安及愈見馬馬多瘦上大怒令以我不復見馬邪欲下吏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上以爲忠由是親近爲侍中稍遷至太僕武帝疾病以霍光爲大將軍太僕桀爲左將軍皆受遺詔輔少主以前捕斬反者莽通功封桀爲安陽侯初桀子安取霍光女結婚相親光每休沐出桀常代光入決事昭帝始立年八歲帝長姊鄂邑蓋長公主居禁中共養帝蓋主私近子客河間丁外人上與大將軍聞之不絕主驩有詔外人侍長主長主內周陽氏女令配耦帝時上官

安有女卽霍光外孫安因光欲內之以爲尚幼不
聽安素與丁外人善說外人曰聞長主內女安子容
貌端正誠因長主時得入爲后以臣父子在朝而有
椒房之重成之在於足下漢家故事常以列侯尚主
足下何憂不封侯乎外人喜言於長主長主以爲然
詔召安女入爲倢伃安爲騎都尉月餘遂立爲皇后
年甫六歲安以后父封桑樂侯食邑千五百戶遷車
騎將軍日以驕淫受賜殿中出對賓客言與我婿飲
大樂見其服飾使人歸欲自燒物安醉則裸行內與
後母及父諸良人侍御皆亂子病死仰而罵天數守

大將軍光爲丁外人求侯及桀欲妄官祿外人光執
正皆不聽又桀妻父所幸充國爲太醫監闌入殿中
下獄當死冬月且盡蓋主爲充國入馬二十匹贖罪
乃得減死論於是桀安父子深怨光而重德蓋主知
燕王旦帝兄不得立亦怨望桀安卽記光過失予燕
王令上書告之又爲丁外人求侯燕王大喜上書稱
子路喪姊暮而不除孔子非之子路曰由不幸寡兄
弟不忍除之故曰觀過知仁今臣與陛下獨有長公
主爲姊陛下幸使丁外人侍之外人宜蒙爵號書奏
上以問光光執不許及告光罪過上又疑之愈親光

而疏桀安桀安寢恚遂結黨與謀殺光誘徵燕王至而誅之因廢帝而立桀或曰當如皇后何安曰逐廢之狗當顧菟邪且用皇后爲尊一旦人主意有所移雖欲爲家人亦不可得此百世之一時也事發覺燕王蓋主皆自殺語在霍光傳桀安宗族既滅皇后以年少不與謀亦光外孫故得不廢皇后毋前死蔓茂陵郭東追尊曰敬夫人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如法皇后自使私奴婢守桀安冢光欲皇后擅寵有子帝時體不安左右及醫皆阿意言宜禁內雖宮人使令皆爲窮絝多其帶後宮莫有進者皇后立十歲而

昭帝崩后年十四五云昌邑王賀徵卽位尊皇后爲皇太后光與太后共廢王賀立孝宣帝宣帝卽位爲太皇太后凡立四十七年年五十二建昭二年崩合葬平陵

衛太子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妻妾凡三等子皆稱皇孫史良娣家本魯國有母貞君兄恭以元鼎四年入爲良娣生男進號史皇孫武帝末巫蠱事起衛太子及良娣史皇孫皆遭害史皇孫有一男號皇曾孫時生數月猶坐太子繫獄積五歲乃遭赦治獄使者邴吉憐皇曾孫無所歸載以

付史恭恭母貞君年老見孫孤甚哀之自養視焉後
曾孫收養於掖庭遂登至尊位是爲宣帝而貞君及
恭已死恭三子皆以舊恩封長子高爲樂陵侯曾爲
將陵侯玄爲平臺侯及高子丹以功德封武陽侯侯
者凡四人高至大司馬車騎將軍丹左將軍自有傳
史皇孫王夫人宣帝母也名翁須太始中得幸於史
帝帝生數月衛太子皇孫敗家人子皆坐誅莫有收
葬者唯宣帝得全即尊位後追尊母王夫人謚曰悼
后祖母史良娣曰戾后皆改葬起園邑長丞奉守語

在戾太子傳地節三年求得外祖母王媼媼男無故
無故弟武皆隨使者詣闕時乘黃牛車故百姓謂之
黃牛媼初上即位數遣使者求外家久遠多似類而
非是既得王媼令太中大夫任宣與丞相御史屬雜
考問鄉里識知者皆曰王媼嫗言名妄人家本涿郡
蠡吾平鄉年十四嫁爲同鄉王更得妻更得死嫁爲
廣望王乃始婦產子男無故武女翁須翁須年八九
歲時寄居廣望節侯子劉仲卿宅仲卿謂乃始曰子
我翁須自養長之媼爲翁須作縑單衣送仲卿家仲
卿教翁須歌舞往來歸取冬夏衣居四五歲翁須來

言邯鄲賈長兒求歌舞者仲卿欲以我與之媼即與翁須逃走之平鄉仲卿載乃始共求媼媼惶急將翁須歸曰兒居君家非受一錢也奈何欲予它人仲卿詐曰不也後數日翁須乘長兒車馬過門呼曰我果見行當之柳宿媼與乃始之柳宿見翁須相對涕泣謂曰我欲為汝自言翁須曰毋置之何家不可以居自言無益也媼與乃始還求錢用隨逐至中山盧奴見翁須與歌舞等比五人同處媼與翁須共宿明日乃始留視翁須媼還求錢欲隨至邯鄲媼歸糴買未具乃始來歸曰翁須已去我無錢用隨也因絕至今不聞其問賈長兒妻貞及從者師遂辭往二十歲太子舍人矦明從長安來求歌舞者請翁須等五人長兒使遂送至長安皆入太子家及廣望三老更始劉仲卿妻其等四十五人辭皆驗宣奏王媼悼后母明白上皆召見賜無故武爵關內矦旬月間賞賜以鉅萬計頃之制詔御史賜外祖母號為博平君以博平蠡吾兩縣戶萬一千為湯沐邑封舅無故為平昌矦武為樂昌矦食邑各六千戶初乃始以本始四年病死後三歲家乃富貴追思謚曰思成矦詔涿郡治冢室置園邑四百家長丞奉守如法歲餘博平君薨謚

曰思成夫人詔徙思成矣合葬奉明顧成廟南置園邑長丞罷涿郡思成園王氏矣者二人無故子接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而武子商至丞相自有傳

孝宣許皇后元帝母也父廣漢昌邑人少時爲昌邑王郎從武帝上甘泉誤取它郎輦以被其馬發覺吏劾從行而盜當死有詔募下蠶室後爲宦者丞上官桀謀反時廣漢部索其殿中廬有索長數尺可以縛人者數千枚滿一篋緘封廣漢索不得它吏往得之廣漢坐論爲鬼薪輸掖庭後爲暴室嗇夫時宣帝養於掖庭號皇曾孫與廣漢同寺居時掖庭令張賀本衛太子家吏及太子敗賀坐下刑以舊恩養視皇曾孫甚厚及曾孫壯大賀欲以女孫妻之是時昭帝始冠長八尺二寸賀弟安世爲右將軍與霍將軍同心輔政聞賀稱譽皇曾孫欲妻以女安世怒曰曾孫乃衛太子後也幸得以庶人衣食縣官足矣勿復言予女事於是賀止時許廣漢有女平君年十四五當爲內者令歐矣氏子婦臨當入歐矣氏子死其母將行卜相當大貴母獨喜賀聞許嗇夫有女乃置酒請之酒酣爲言曾孫體近下人乃關內矣可妻也廣漢許諾明日嫗聞之怒廣漢重令爲介遂與曾孫一歲生元

帝數月曾孫立爲帝平君爲倢仔是時霍將軍有小女與皇太后有親公卿議更立皇后皆心儀霍將軍女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劒大臣知指白立許倢仔爲皇后既立霍光以后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爲昌成君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小女道無從明年許皇后當娠病女醫淳于衍者霍氏所愛嘗入宮侍皇后疾衍夫爲掖庭戶衛謂衍可過辭霍夫人衍爲我求安池監衍如言報顯顯因生心辟左右字謂衍少夫幸報我以事我亦欲報少夫可乎衍曰夫人所言何等不可者顯曰將軍素愛小女成君欲奇貴之願以累少夫衍曰何謂邪顯曰婦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今皇后當免身可因投毒藥去也成君即得爲皇后矣如蒙力事成富貴與少夫共之衍曰藥雜治當先嘗安可顯曰在少夫爲之耳將軍領天下誰敢言者緩急相護但恐少夫無意耳衍良久曰願盡力即擣附子齊入長定宮皇后免身後衍取附子并合大醫大丸以飲皇后有頃曰我頭岑岑也藥中得無有毒對曰無有遂加煩懣崩衍出過見顯相勞問亦未敢重謝衍後人有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劾不道顯恐事急即以狀具語光

因曰既失計爲之無令吏急衍光驚愕默然不應其後奏上署衍勿論許后立三年而崩謚曰恭哀皇后葬杜南是爲杜陵南園後五年立皇太子乃封太子外祖父昌成君廣漢爲平恩侯位特進後四年復封廣漢兩弟舜爲博望侯延壽爲樂成侯許氏侯者凡三人廣漢薨謚曰戴侯無子絕葬南園旁置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法宣帝以延壽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元帝卽位復封延壽中子嘉爲平恩侯奉戴侯後亦爲大司馬車騎將軍

孝宣霍皇后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光女也母顯既使淳于衍陰殺許后顯因爲成君衣補治入宮具勸光內之果立爲皇后初許后起微賤登至尊日淺從官車服甚節儉五日一朝皇太后於長樂宮親奉案上食以婦道共養及霍后立亦修許后故事而皇太后親霍后之姊子故常竦體敬而禮之皇后轝駕侍從甚盛賞賜官屬以千萬計與許后時縣絕矣上亦寵之顓房燕立三歲而光薨後一歲上立許后男爲太子昌成君者爲平恩侯顯怒恚不食歐血曰此乃民間時子安得立卽后有子反爲王邪復教皇后令毒太子皇后數召太子賜食保阿輒先嘗之后挾毒

不得行後殺許后事頗泄顯遂與諸壻昆弟謀反發覺皆誅滅使有司賜皇后策曰皇后焚惑失道懷不德挾毒與母博陸宣成侯夫人顯謀欲危太子無人母之恩不宜奉宗廟衣服不可以承天命烏呼傷哉其退避宮上璽綬有司霍后立五年廢處昭臺宮後十二歲徙雲林館乃自殺葬昆吾亭東初霍光及兄驃騎將軍去病皆自以功伐封侯居位宣帝以光故封去病孫山山弟雲皆爲列侯侯者前後四人孝宣王皇后其先高祖時有功賜爵關內侯自沛徙長陵傳爵至后父奉光少時好鬬雞宣帝在民

間數與奉光會相識奉光有女年十餘歲每當適人所當適輒死故久不行及宣帝卽位召入後宮稍進爲倢伃是時館陶王毋華倢伃及淮陽憲王毋張倢伃楚孝王毋衞倢伃皆愛幸霍皇后廢後上憐許太子蚤失毋幾爲霍氏所害於是乃選後宮素謹愼而無子者遂立王倢伃爲皇后令毋養太子自爲后後希見無寵封父奉光爲邛成侯立十六年宣帝崩元帝卽位爲皇太后封太后兄舜爲安平侯後二年奉光薨謚曰共侯葬長門南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法元帝崩成帝卽位爲太皇太后復爵太皇太后

弟駿爲關內侯食邑千戶王氏列侯二人關內侯一人舜子章章從弟咸皆至左右將軍時成帝母亦姓王氏故世號太皇太后爲邛成太后邛成太后凡立四十九年年七十餘永始元年崩合葬杜陵稱東園奉光孫勳坐法免元始中成帝太后下詔曰孝宣王皇后朕之姑深念奉質共修之義恩結于心惟邛成孝元王皇后成帝母也家凡十侯五大司馬外戚莫盛焉自有傳

孝成許皇后大司馬車騎將軍平恩侯嘉女也元帝悼傷母恭哀后居位日淺而遭霍氏之辜故選嘉女以配皇太子初入太子家上令中常侍黃門親近者侍送還白太子懽說狀元帝喜謂左右酌酒賀我左右皆稱萬歲久之有一男失之及成帝卽位立許妃爲皇后復生一女失之初后父嘉自元帝時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已八九年矣及成帝立復以元舅陽平侯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與嘉並杜欽以爲故事后父重於帝舅乃說鳳曰車騎將軍至貴將軍宜尊重之敬之無失其意蓋輕細微眇之漸必生乖忤

之患不可不慎衛將軍之日盛於蓋侯近世之事語尚在於長老之耳唯將軍察焉久之上欲專委任鳳乃策嘉曰將軍家重身尊不宜以吏職自煞賜黃金二百斤以特進侯就朝位後歲餘甍謚曰恭侯后聰慧善史書自爲妃至卽位常寵於上後宮希得進見皇太后及帝諸舅憂上無繼嗣時又數有災異劉向谷永等皆陳其咎在於後宮上然其言於是省減椒房掖庭用度皇后乃上疏曰妾誇布服糲食加以幼稚愚惑不明義理幸得免離茅屋之下備後宮埽除蒙過誤之寵居非命所當託洿穢不修曠職尸官數逆至法踰越制度當伏放流之誅不足以塞責乃壬寅日大長秋受詔椒房儀法御服輿駕所煞諸官署及所造作遺賜外家羣臣妾皆如竟寧以前故事妾伏自念入椒房以來遺賜外家未嘗踰故事每輒決上可覆問也今誠時世異制長短相補不出漢制而已纖微之間未必可同若竟寧前與黃龍前豈相放哉家吏不曉今壹受詔如此且使妾搖手不得今言無得煞取諸宮殆謂未央宮不屬妾不宜獨取也言妾家府亦不當得妾竊惑焉幸得賜湯沐邑以自奉養亦小煞取其中何害於誼而不可哉又詔書言服

御所造皆如竟寧前吏誠不能揆其意即且令妾被服所爲不得不如前設妾欲作其屏風張於其所曰故事無有或不能得則必繩妾以詔書矣此二事誠不可行唯陛下省察宦吏忮佷必欲自勝幸妾尚貴時猶以不急事操人況今日日益侵又獲此詔其操約人豈有所訴陛下見妾在椒房終不肯給妾纖微內邪若不私府小取將安所仰乎舊故中宮乃私奪左右之賤繒及發乘輿服繒言爲待詔補已而貿易其中左右多竊怨者甚恥爲之又故事以特牛祠大父母戴侯敬侯皆得蒙恩以太牢祠今當率如故事唯陛下哀之今吏甫受詔讀記直豫言使后知之非可復若私府有所取也其萌牙所以約制妾者恐失人理今但損車駕及母若未央宮有所發遺賜衣服如故事則可矣其餘誠太迫急柰何妾薄命端遇竟寧前竟寧前於今世而比之豈可邪故時酒肉有所賜外家輒上表乃決又故杜陵梁美人歲時遺酒一石肉百斤耳妾甚少之遺田八子誠不可若是事率衆多不可勝以文陳侯自見索言之唯陛下深察焉上於是采劉向谷永之言以報曰皇帝問皇后所言事聞之夫日者衆陽之宗天光之貴王者之象人君

之位也夫以陰而侵陽虧其正體是非下陵上妻乘夫賤踰貴之變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變異爲衆莫若日蝕大自漢興日蝕亦爲呂霍之屬見以今揆之豈有此等之效與諸侯拘迫漢制牧相執持之也又安獲齊趙七國之難將相大臣褒誠秉忠唯義是從又惡有上官博陸宣成之謀若乃徒步豪桀非有陳勝項梁之羣也匈奴夷狄非有冒頓郅支之倫也方外內鄉百蠻賓服殊俗慕義八州懷德雖使其懷挾邪意猶不足憂又況其無乎求於夷狄無有求於臣下無有微後宮也當何以塞之日者建始元年正月白氣出於營室營室者天子之後宮也正月於尚書爲皇極皇極者王氣之極也白者西方之氣其於春當廢今正於王極之月興廢氣於後宮視后妾無能懷任保全者以著繼嗣之微賤人將起也至其九月流星如瓜出於文昌貫紫宮尾委曲如龍臨於鉤陳此又章顯前尤著在內也其後則有北宮井溢南流逆理數郡水出流殺人民後則訛言傳相驚震女童入殿咸莫覺知夫河者水陰四瀆之長今乃大決没漂陵邑斯昭陰盛盈溢違經絕紀之應也乃昔之月鼠巢于樹野鵲變色五月庚子烏焚其巢太山之域

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咲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言王者處民上如鳥之處巢也不顧鄙百姓百姓畔而去之若鳥之自焚也雖先快意說咲其後必號而無及也百姓喪其君若牛亡其毛也故稱凶泰山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正於岱宗之山甚可懼也三月癸未大風自西搖祖宗寢廟揚裂帷席折拔樹木頓僵車蓋毀壞檻屋災及宗廟足為寒心四月巳亥日蝕東井轉旋且索與既無異巳猶戊也亥復水也明陰盛咎在內於戊巳虧君體著絕世於皇極顯禍敗及京都於東井變怪衆備未重益大來數益甚成形之禍月以迫切不救之患日寖晝深咎敗灼灼若此豈可以忽哉書云高宗肜日雊雉祖巳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又曰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即飭椒房及掖庭耳今皇后有所疑便不便其條刺史大長秋來白之吏拘於法亦安足過蓋矯枉者過直古今同之且財幣之省特牛之祠其於皇后所以扶助德美為華寵也咎根不除災變相襲祖宗且不血食何戴侯也傳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審皇后欲從其奢與朕亦當法孝武皇帝也如此則井泉建章可復興矣世俗歲殊時變日化遭事制宜因時而移舊之非

者何可放焉君子之道樂因循而重改作昔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蓋惡之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魯是莫聽大命以傾孝文皇帝朕之師也皇太后皇后成法也假使太后在彼時不如職今見親厚又惡可以踰乎皇后其刻心秉德毋違先后之制度力誼勉行稱順婦道減省羣事謙約爲右其孝東宮毋闕朔望推誠永究爰何不臧養名顯行以息衆讙垂則列妾使有法焉皇后深惟毋忽是時大將軍鳳用事威權尤盛其後比三年日蝕言事者頗歸咎於鳳矣而谷永等遂著之許氏

許氏自知爲鳳所不佑久之皇后寵亦益衰而後宮多新愛后姊平安剛侯夫人謁等爲媚道祝詛後宮有身者王美人及鳳等事發覺太后大怒下吏考問謁等誅死許后坐廢處昭臺宮親屬皆歸故郡山陽后弟子平恩侯旦就國凡立十四年而廢在昭臺歲餘還徙長定宮後九年上憐許氏下詔曰蓋聞仁不遺遠誼不忘親前平安剛侯夫人謁坐大逆罪家屬幸蒙赦令歸故郡朕惟平恩戴侯先帝外祖魂神廢弃莫奉祭祀念之未嘗忘于心其還平恩侯旦及親屬在山陽郡者是歲廢后敗先是廢后姊嬿寡居與

定陵矦淳于長私通因爲之小妻長紿之曰我能白東宮復立許后爲左皇后廢后因嬖私賂遺長數通書記相報謝長書有誹謗發覺天子使廷尉孔光持節賜廢后藥自殺葬延陵交道廐西

孝成班倢仔帝初卽位選入後宮始爲少使俄而大幸爲傛仔居增成舍再就館有男數月失之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倢仔同輦載倢仔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倢仔倢仔誦詩及窈窕德象女師之篇每進見上疏依則古禮自鴻嘉後上稍隆於內寵倢仔進侍者李平平得幸立爲倢仔上曰始衛皇后亦從微起乃賜平姓曰衛所謂衛倢仔也其後趙飛燕姊弟亦從自微賤興踰越禮制寖盛於前班倢仔及許皇后皆失寵稀復進見鴻嘉三年趙飛燕譖告許皇后班倢仔挾媚道祝詛後宮詈及主上許皇后坐廢考問班倢仔倢仔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爲也上善其對憐閔之賜黃金百斤趙氏姊弟驕妬倢仔恐久見危

求共養太后長信宮上許焉倢伃退處東宮作賦自傷悼其辭曰承祖考之遺德兮何性命之淑靈登薄軀於宮闕兮充下陳於後庭蒙聖皇之渥惠兮當日月之盛明揚光烈之翕赫兮奉隆寵於增成既過幸於非位兮竊庶幾乎嘉時每寤寐而絫息兮申佩離以自思陳女圖以鏡監兮顧女史而問詩悲晨婦之作戒兮哀褒閻之爲郵美皇英之女虞兮榮任姒之母周雖愚陋其靡及兮敢舍心而忘茲歷年歲而悼懼兮閔蕃華之不滋痛陽祿與柘館兮仍繦褓而離災豈妾人之殃咎兮將天命之不可求白日忽已移光兮遂晻莫而昧幽猶被覆載之厚德兮不廢捐於罪郵奉共養于東宮兮託長信之末流共洒埽於帷幄兮永終死以爲期願歸骨於山足兮依松柏之餘休重曰潛玄宮兮幽以清應門閉兮禁闥扃華殿塵兮玉陛菭中庭萋兮綠草生廣室陰兮帷幄暗房櫳虛兮風泠泠感帷裳兮發紅羅紛綷縩兮紈素聲神耿耿兮密靚處君不御兮誰爲榮俯視兮丹墀思君兮履綦仰視兮雲屋雙涕兮橫流顧左右兮和顏酌羽觴兮銷憂惟人生兮一世忽一過兮若浮已獨享兮高明處生民兮極休勉虞精兮極樂與福祿兮無

期綠衣兮白華自古兮有之至成帝崩倢仔充奉園
陵薨因葬園中
孝成趙皇后本長安宮人初生時父母不舉三日不
死乃收養之及壯屬陽阿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成
帝嘗微行出過陽阿主作樂上見飛燕而說之召入
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俱爲倢仔貴傾後宮許后之
廢也上欲立趙倢仔皇太后嫌其所出微甚難之太
后姊子淳于長爲侍中數往來傳語得太后指上立
封趙倢仔父臨爲成陽侯後月餘乃立倢仔爲皇后
追以長前白罷昌陵功封爲定陵侯皇后既立後寵

少衰而弟絶幸爲昭儀居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殿
上髹漆切皆銅沓冒黃金塗白玉階壁帶往往爲黃
金釭函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自後宮未嘗有焉姊
弟顓寵十餘年卒皆無子末年定陶王來朝王祖母
傅太后私賂遺趙皇后昭儀定陶王竟爲太子明年
春成帝崩帝素彊無疾病是時楚思王衍梁王立來
朝明旦當辭去上宿供張白虎殿又欲拜左將軍孔
光爲丞相已刻侯印書贊昏夜平善鄉晨傳綍讙欲
起因失衣不能言晝漏上十刻而崩民間歸罪趙昭
儀皇太后詔大司馬莽丞相大司空曰皇帝暴崩羣

衆讙譁怪之掖庭令輔等在後庭左右侍燕迫近雜與御史丞相廷尉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趙昭儀自殺哀帝既立尊趙皇后爲皇太后封太后弟侍中駙馬都尉欽爲新成侯趙氏侯者凡二人後數月司隸解光奏言臣聞許美人及故中宮史曹宮皆御幸孝成皇帝産子子隱不見臣遣從事掾業史望驗問知狀者掖庭獄丞籍武故中黃門王舜吳恭靳嚴官婢曹曉道房張弃故趙昭儀御者于客子王偏臧兼等皆曰宮即曉子女前屬中宮爲學事史通詩授皇后房與宮對食元延元年中宮語房曰陛下幸宮後數月曉入殿中見宮腹大問宮宮曰御幸有身其十月中宮乳掖庭牛官令舍有婢六人中黃門田客持詔記盛綠綈方底封御史中丞印弖武曰取牛官令舍婦人新産兒婢六人盡置暴室獄毋問兒男女誰兒也武迎置獄宮曰善藏我兒胞丞知是何等兒也後三日客持詔記與武問兒死未手書對牘背武即書對兒見在未死有頃客出曰上與昭儀大怒奈何不殺武叩頭啼曰不殺兒自知當死殺之亦死即因客奏封事曰陛下未有繼嗣子無貴賤惟留意奏入客復持詔記弖武曰今夜漏上五刻持兒與舜會東交

掖門武因問客陛下得武書意何如曰惶也武以兒付舜舜受詔內兒殿中爲擇乳母告善養兒且有賞母令漏泄舜擇弃爲乳母時兒生八九日後三日客復持詔記封如前予武中有封小緑篋記曰告武以篋中物書予獄中婦人武自臨飲之武發篋中有棗藥二枚赫蹏書曰告偉能努力飲此藥不可復入女自知之偉能卽宮宮讀書已曰果也欲姊弟擅天下我兒男也頷上有壯髮類孝元皇帝今兒安在危殺之矣奈何令長信得聞之宮飲藥死後宮婢六人召入出語武曰昭儀言女無過寧自殺邪若外家也我曹言願自殺卽自繆死武皆表奏狀弃所養兒十一日宮長李南以詔書取兒去不知所置許美人前在上林涿沐館數召入飾室中若舍一歲再三召留數月或半歲御幸元延二年襄子其十一月乳詔使嚴持乳醫及五種和藥尤三送美人所後客子偏兼聞昭儀謂成帝曰常紿我言從中宮來卽從中宮來許美人兒何從生中許氏竟當復立邪慙以手自擣以頭擊壁戶柱從牀上自投地啼泣不肯食曰今當安置我欲歸耳帝曰今故告之反怒爲殊不可曉也帝亦不食昭儀曰陛下自知是不食謂何陛下常自言

約不負女今美人有子竟負約謂何帝曰約以趙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趙氏上者毋憂也後詔使嚴持綠囊書予許美人以葦蔑一合盛所生兒緘封來置飾室中簫南美人告嚴曰美人當有以予女受及綠囊報書予嚴嚴持篋書置飾室簾南去帝與昭儀坐使客子解篋緘未已帝使客子偏兼皆出自閉戶獨與昭儀在須臾開戶嗛客子偏兼使緘封篋及綠綈方底推置屏風東恭受詔持篋方底予武皆封以御史中丞印曰告武篋中有死兒埋屏處勿令人知武穿獄樓垣下爲坎埋其中故長定許貴人及故成都平阿矦家婢王業任孋公孫習前免爲庶人詔召入屬昭儀爲私婢成帝崩未幸梓宮倉卒悲哀之時昭儀自知罪惡大知業等故許氏王氏婢恐事泄而以大婢羊子等賜予業等各且十人以慰其意屬無道我家過失元延二年五月故掖庭令吾丘遵謂武曰掖庭丞吏以下皆與昭儀合通無可與語者獨欲與武有所言我無子武有子是家輕族人得無不敢乎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又飲藥傷墮者無數欲與武共言之大臣票騎將軍貪着錢不足計事奈何令長信得聞之遵後病困謂武今我已死前所語

事武不能獨爲也慎語皆在今年四月丙辰赦令前
臣謹案永光三年男子忠等發長陵傳夫人冢事更
大赦孝元皇帝下詔曰比朕不當所得赦也窮治盡
伏辜天下以爲當魯嚴公夫人殺世子齊桓召而誅
焉春秋予之趙昭儀傾亂聖朝親滅繼嗣家屬當伏
天誅前平安剛矦夫人謁坐大逆同産當坐以蒙赦
令歸故郡今昭儀所犯詩逆罪重於謁而同産親
屬皆在尊貴之位迫近帷幄羣下寒心非所以懲惡
宗誼示四方也請事窮竟丞相以下議正法哀帝於
是免新成矦趙欽欽兄子成陽矦訢皆爲庶人將家
屬徙遼西郡時議郎耿育上疏言臣聞繼嗣失統廢
適立庶聖人法禁古今至戒然太伯見歷知適迨循
固讓委身吳粵權變所設不計常法致位王季以崇
聖嗣卒有天下子孫承業七八百載功冠三王道德
最備是以尊號追及太王故世必有非常之變然後
乃有非常之謀孝成皇帝自知繼嗣不以時立念雖
未有皇子萬歲之後未能持國權柄之重制於女主
女主驕盛則着欲無極少主幼弱則大臣不使世無
周公抱負之輔恐危社稷傾亂天下知陛下有賢聖
通明之德仁孝子愛之恩懷獨見之明內斷於身故

廢後宮就館之漸絕微嗣禍亂之根乃欲致位陛下以安宗廟愚臣既不能深援安危定金匱之計又不知推演聖德述先帝之志乃反覆校省內暴露私燕誣汚先帝傾惑之過成結寵妾妬媚之誅違失賢聖遠見之明逆負先帝憂國之意夫論大德不拘俗立大功不合衆此乃孝成皇帝至思所以萬萬於衆臣陛下聖德盛茂所以符合於皇天也豈當世庸庸斗筲之臣所能及哉且褒廣將順君父之美匡救銷滅既往之過古今通義也事不當時固爭防禍於未然各隨指阿從以求容媚晏駕之後尊號已定萬事已訖乃探追不及之事訐揚幽昧之過此臣所深痛也願下有司議即如臣言宜宣布天下使咸曉知先帝聖意所起不然空使誨議上及山陵下流後世遠聞百蠻近布海內甚非先帝託後之意也蓋孝子善述父之志善成人之事唯陛下省察哀帝爲太子亦頗得趙太后力遂不竟其事傳太后恩趙太后亦歸心故成帝母及王氏皆怨之哀帝崩王莽白太后詔有司曰前皇太后與昭儀俱侍帷幄姊弟專寵錮寢執賊亂之謀殘滅繼嗣以危宗廟誖天犯祖無爲天下母之義貶皇太后爲孝成皇后徙居北宮後

月餘復下詔曰皇后自知罪惡深大朝請希闊失婦道無供養之禮而有狼虎之毒宗室所怨海內之讎也而尚在小君之位誠非皇天之心夫小不忍亂大謀恩之所不能已者義之所割也今廢皇后爲庶人就其園是日自殺凡立十六年而誅先是有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啄富平矦家故曰張公子倉琅根宮門銅鍰也孝元傅昭儀哀帝祖母也父河內溫人蚤卒母更嫁爲魏郡鄭翁妻生男惲昭儀少爲上官太后才人自元帝爲太子得進幸元帝卽位立爲倢伃甚有寵爲人有材署善事人下至宮人左右飲酒酹地皆祝延之產一男一女女爲平都公主男爲定陶恭王恭王有材藝尤愛於上元帝既重傅倢伃及馮倢伃亦幸生中山孝王上欲殊之於後宮以二人皆有子爲王上尚在未得稱太后乃更號曰昭儀賜以印綬在倢伃上昭其儀尊之也至成哀時趙昭儀董昭儀皆無子猶稱焉元帝崩傅昭儀隨王歸國稱定陶太后後十年恭王薨子代爲王王母曰丁姬傅太后躬自養視既壯大成帝無繼嗣時中山孝王在元延四年孝

王及定陶王皆入朝傅太后多以珍寶賂遺趙昭儀
及帝舅驃騎將軍王根陰爲王求漢嗣皆見上無子
欲豫自結爲久長計更稱譽定陶王上亦自器之明
年遂徵定陶王立爲太子語在哀紀月餘天子立楚
孝王孫景爲定陶王奉恭王後太子議欲謝少傅閻
崇以爲春秋不以父命廢王父命爲人後之禮不得
顧私親不當謝太傅趙玄以爲當謝太子從之詔問
所以謝狀尚書劾奏玄左遷少府以光禄勳師丹爲
太傅詔傅太后與太子母丁姬自居定陶國邸下有
司議皇太子得與傅太后丁姬相見不有司奏議不

得相見頃之成帝母王太后欲令傅太后丁姬十日
一至太子家成帝曰太子承正統當共養陛下不得
復顧私親王太后曰太子小而傅太后抱養之今至
太子家以乳母恩耳不足有所妨於是令傅太后得
至太子家丁姬以不小養太子獨不得成帝崩哀帝
即位王太后詔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未央宮高
昌侯董宏希指上書言宜立丁姬爲帝太后師丹劾
奏宏懷邪誤朝不道上初即位謙讓從師丹言止後
乃白令王太后下詔尊定陶恭王爲恭皇哀帝因是
曰春秋母以子貴尊傅太后爲恭皇太后丁姬爲恭

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長信宮中官追尊恭皇
太后父爲崇祖侯恭皇后父爲褒德侯後歲餘遂下
詔曰漢家之制推親親以顯尊尊定陶恭皇之號不
宜復稱定陶其尊恭皇太后爲帝太太后丁后爲帝
太后後又更號帝太太后爲皇太太后稱永信宮帝
太后稱中安宮而成帝母太皇太后本稱長信宮成
帝趙后爲皇太后並四太后各置少府太僕秩皆中
二千石爲恭皇立寢廟於京師比宣帝父悼皇考制
度序昭穆於前殿傳太后父同産弟四人曰子孟中
叔子元幼君子孟子喜至大司馬封高武侯中叔子
晏亦大司馬封孔鄉侯幼君子商封汝昌侯爲太后
父崇祖侯後更號崇祖曰汝昌哀侯太后同母弟鄭
惲前死以惲子業爲陽信侯追尊惲爲陽信節侯鄭
氏傳氏侯者凡六人大司馬二人九卿二千石六人
侍中諸曹十餘人傳太后既尊後尤驕與成帝母語
至謂之奴與中山孝王母馮太后並事元帝追怨之
陷以祝詛罪令自殺元壽元年崩合葬渭陵稱孝元
傳皇后云

定陶丁姬哀帝母也易祖師丁將軍之玄孫家在山
陽瑕丘父至廬江太守始定陶恭王先爲山陽王而

丁氏内其女爲姬王后姓張氏其母鄭禮卽傅太后同母弟也太后以親戚故欲其有子然終無有唯丁姬河平四年生哀帝丁姬爲帝太后兩兄忠明明以帝舅封陽安侯忠蚤死封忠子滿爲平周侯太后叔父憲望望爲左將軍憲爲太僕明爲大司馬票騎將軍輔政丁氏侯者凡二人大司馬一人將軍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諸曹亦十餘人丁傳以一二年間暴興尤盛然哀帝不甚假以權埶權埶不如王氏在成帝世也建平二年丁太后崩上曰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昔季武子成寢杜氏之墓在西陛下請合葬

而許之附葬之禮自周興焉孝子事亡如事存帝太后宜起陵恭皇之園遣大司馬票騎將軍明東送葬于定陶貴震山東哀帝崩王莽秉政使有司舉奏丁傅罪惡莽以太皇太后詔皆免官爵丁氏徙歸故郡莽奏貶傅太后號爲定陶共王母丁太后號曰丁姬元始五年莽復言共王母丁姬前不臣妾至葬渭陵冢高與元帝山齊懷帝太后皇太太后璽綬以葬不應禮禮有改葬請發共王母及丁姬冢取其璽綬消滅徙共王母及丁姬歸定陶葬共王冢次而葬丁姬復其故太后以爲既已之事不須復發莽固爭之太

后詔曰因故棺爲致椁爲致椁作冢祠以太牢謁者護既發傳太后冢崩壓殺數百人開丁姬椁戶火出炎四五丈吏卒以水沃滅乃得入燒燔椁中器物莽復奏言前共王毋生僖居桂宮皇天震怒災其正殿丁姬死葬踰制度今火焚其椁此天見變以告當改如勝妾也臣前奏請葬丁姬復故非是共王毋及丁姬棺皆名梓宮珠玉之衣非藩妾服請更以木棺代去珠玉衣葬丁姬勝妾之次奏可既開傳太后棺臭聞數里公卿在位皆阿莽指入錢帛遣子弟及諸生四夷凡十餘萬人操持作具助將作掘平共王毋丁姬故冢二旬間皆平莽又周棘其處以爲世戒云時有羣燕數千銜土投丁姬穿中丁傳既敗孔鄉侯晏將家屬徙合浦宗族皆歸故郡唯高武侯喜得全自有傳

孝哀傅皇后定陶太后從弟子也哀帝爲定陶王時傳太后欲重親取以配王王入爲漢太子傳氏女爲妃哀帝即位成帝大行尚在前殿而傳太后封傳妃父晏爲孔鄉侯與帝舅陽安侯丁明同日俱封時師丹諫以爲天下自王者所有親戚何患不富貴而倉卒若是其不久長矣晏封後月餘傳妃立爲皇后傳氏既盛晏最尊重哀帝崩王莽白太皇太后下詔曰

定陶共王太后與孔鄉侯晏同心合謀背恩忘本專恣不軌與至尊同稱號終沒至乃配食於左坐誖逆無道今令孝哀皇后退就桂宮後月餘復與孝成趙皇后俱廢爲庶人就其園自殺孝元馮昭儀平帝祖母也元帝即位二年以選入後宮時父奉世爲執金吾昭儀始爲長使數月至美人後五年就館生男拜爲倢仔時父奉世長男野王用女寵故也而馮倢仔內寵與傅昭儀等建昭中上幸虎圈鬬獸後宮皆坐熊佚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等皆驚走馮倢仔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何故前當熊倢仔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元帝嗟嘆以此倍敬重焉傅昭儀等皆慙明年夏馮倢仔男立爲信都王尊倢仔爲昭儀元帝崩爲信都太后與王俱居儲元宮河平中隨王之國後徙中山是爲孝王後徵定陶王爲太子封中山王舅參爲宜鄉侯參馮太后少弟也是歲孝王薨有一男嗣爲王時未滿歲有告病太后自養視數禱祠解衆帝即位遣中郎謁者張由將醫治中山小王由素有狂易病病發怒去西

歸長安尚書簿責擅去狀由恐因誣言中山太后祝詛上及太后太后卽傳昭儀也素常怨馮太后因是遣御史丁玄案驗盡收御者官吏及馮氏昆弟在國者百餘人分繫雒陽魏郡鉅鹿數十日無所得更使中謁者令史立與丞相長史大鴻臚丞雜治立受傅太后指錢得封侯治馮太后女弟習及寡弟婦君之死者數十人巫劉吾服祝詛毉徐遂成言習君之曰武帝時毉脩氏刺治武帝得二千萬耳今愈上不得封侯不如殺上令中山王代可得封立等劾奏祝詛謀反大逆責問馮太后無服辭立曰能之上殿何其勇今何怯也太后還謂左右此乃中語前世事吏何用知之是欲陷我效也乃飲藥自殺先未死有司請誅之上不忍致法廢爲庶人徙雲陽宮旣死有司復奏太后死在未廢前有詔以諸侯王太后儀葬之宜鄉侯參君之習夫及子當相坐者或自殺或伏法參女弁爲孝王后有兩女有司奏免爲庶人與馮氏宗族徙歸故郡張由以先告賜爵關內侯史立遷中太僕哀帝崩大司徒孔光奏由前誣告骨肉立陷人入大辟爲國家結怨於天下以取秩遷獲爵邑幸蒙赦令請免爲庶人徙合浦云

中山衛姬平帝母也父子豪中山盧奴人官至衛尉子豪女弟爲宣帝倢伃生楚孝王長女又爲元帝倢伃生平陽公主成帝時中山孝王無子上以衛氏吉祥以子豪少女配孝王元延四年生平帝平帝年二歲孝王薨代爲王哀帝崩無嗣太皇太后與新都矦莽迎中山王立爲帝莽欲顓國權懲丁傅行事以帝爲成帝後母衛姬及外家不當得至京師乃更立宗室桃鄉矦子成都爲中山王奉孝王後遣少傅左將軍甄豐賜衛姬璽綬即拜爲中山孝王后以苦陘縣爲湯沐邑又賜帝舅衛寶寶弟玄爵關內矦賜帝三妹謁臣號脩義君哉皮爲承禮君鬲子爲尊德君食邑各二千戶莽長子宇非莽隔絕衛氏恐久後受禍即私與衛寶通書記教衛后上書謝恩因陳丁傅舊惡幾得至京師莽白太皇太后詔有司曰中山孝王后深分明爲人後之義條陳故定陶傅太后丁姬誄天逆理上僭位號徙定陶王於信都爲共王立廟於京師如天子制不畏天命毋聖人言壞亂法度居非其制稱非其號是以皇天震怒火燒其殿六年之間大命不遂禍殃仍重竟令孝哀帝受其餘災大失天心夭命暴崩又令共王祭祀絕廢精魂無所依歸朕

惟孝王后深說經義明鏡聖法懼古人之禍敗近事之咎殃畏天命奉聖言是乃久保一國長獲天祿而令孝王永享無疆之祀福祥之大者也朕甚嘉之夫褒義賞善聖王之制其以中山故安戶七千益中山后湯沐邑加賜及中山王黃金各百斤增傅相以下秩衛后日夜啼泣思見帝而但益戶邑守復教令上書求至京師會事發覺莽殺宇盡誅衛氏支屬衛寶女爲中山王后免后徙合浦唯衛后在王莽篡國廢爲家人後歲餘卒葬孝王冢

孝平王皇后安漢公太傅大司馬莽女也平帝即位年九歲成帝母太皇太后稱制而莽秉政莽欲依霍光故事以女配帝太后意不欲也莽設變詐令女必入因以自重事在莽傳太后不得已而許之遣長樂少府夏侯藩宗正劉宏少府宗伯鳳尚書令平晏納采太師光大司徒馬宮大司空甄豐左將軍孫建執金吾尹賞行太常事太中大夫劉歆及太卜太史令以下四十九人賜皮弁素績以禮雜卜筮太牢祠宗廟待吉月日明年春遣大司徒宮大司空豐左將軍建右將軍甄邯光祿大夫歆奉乘輿法駕迎皇后於安漢公第宮豐歆授皇后璽紱登車稱警蹕便時上

林延壽門入未央宮前殿羣臣就位行禮大赦天下
益封父安漢公地滿百里賜迎皇后及行禮者自三
公以下至騶宰執事長樂未央宮安漢公第者皆增
秩賜金帛各有差皇后立三月以禮見高廟尊父安
漢公號曰宰衡位在諸侯王上賜公夫人號曰功顯
君食邑封公子安爲褒新侯臨爲賞都侯后立歲餘
平帝崩莽立孝宣帝玄孫嬰爲孺子莽攝帝位尊皇
后爲皇太后三年莽卽眞以嬰爲定安公改皇太后
號爲定安公太后時年十八矣爲人婉瘱有節
操自劉氏廢常稱疾不朝會莽敬憚傷哀欲嫁之乃
更號爲黃皇室主令立國將軍成新公孫建世子穆
飾將鹽往問疾后大怒笞鞭其旁侍御因廢病不肯
起莽遂不復彊也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宮后曰何
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

贊曰易著吉凶而言謙盈之效天地鬼神至於人道
靡不同之夫女寵之興繇至微而體至尊窮富貴而
不以功此固道家所畏謂長禍福之宗也序自漢興終于
孝平外戚後庭色寵著聞二十有餘人然其保位全
家者唯文景武帝太后及邛成后四人而已至如史
良娣王悼后許恭哀后身皆夭折不辜而家依託舊

恩不敢縱恣是以能全其餘大者夷滅小者放流烏
嗥鑒茲行事變亦備矣

前漢書卷第九十七

前漢書卷第九十八

元后傳六十八

孝元皇后王莽之姑也莽自謂黃帝之後其自本曰
黃帝姓姚氏八世生虞舜舜起嬀汭以嬀嬀姓至周
武王封舜後嬀滿於陳是爲胡公十三世生完完字
敬仲奔齊齊桓公以爲卿姓田氏十一世田和有齊
國三世稱王至王建爲秦所滅項羽起封建孫安爲
濟北王至漢興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爲氏文
景間安孫遂字伯紀處東平陵生賀字翁孺爲武帝
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羣盜堅盧等黨與及吏畏懦逗

遛當坐者翁孺皆縱不誅它部御史暴勝之等奏殺二千石誅千石以下及通行飲食坐連及者大部至斬萬餘人語見酷吏傳翁孺以奉使不稱免嘆曰吾聞活千人有封子孫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翁孺既免而與東平陵終氏爲怨乃徙魏郡元城委粟里爲三老魏郡人德之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麓崩晉史卜之曰陰爲陽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其齊田乎今王翁孺徙正直其地日月當之元城郭東有五鹿之虛卽沙麓地也後八十年當有貴女興天下云

翁孺生禁字稚君少學法律長安爲廷尉史本始三年生女政君卽元后也禁有大志不脩廉隅好酒色多取傍妻凡有四女八男長女君俠次卽元后政君次君力次君弟長男鳳孝卿次曼元卿譚子元崇少子商子夏立子叔根稚卿逢時季卿唯鳳崇與元后政君同母母適妻魏郡李氏女也後以妬去更嫁爲河內苟賓妻初李親任政君在身夢月入其懷及壯大婉順得婦人道嘗許嫁未行所許者死後東平王聘政君爲姬未入王薨禁獨怪之使卜數者相政君當大貴不可言禁心以爲然乃教書學鼓琴五鳳中

獻政君年十八矣入掖庭爲家人子歲餘會皇太子所愛幸司馬良姊病且死謂太子曰妾死非天命乃諸姊妾良人更祝詛殺我太子憐之且以爲然及司馬良姊死太子悲慼發病忽忽不樂因以過怒諸姊妾莫得進見者久之宣帝聞太子恨過諸姊妾欲順適其意乃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以虞侍太子者政君與在其中及太子朝皇后乃見政君等五人微令旁長御問知太子所欲太子殊無意於五人者不得已於皇后彊應曰此中一人可是時政君坐近太子又獨衣絳緣諸于長御卽以爲是皇后使侍中杜

輔掖庭令濁賢交送政君太子宮見丙殿得御幸有身先是者太子後宮姊妾以十數御幸久者七八年莫有子及王妃壹幸而有身甘露三年生成帝於甲館畫堂爲世適皇孫宣帝愛之自名之曰驁孚太孫常置左右後三年宣帝崩太子卽位是爲孝元帝立太孫爲太子以母王妃爲倢伃封父禁爲陽平侯後三日倢伃立爲皇后禁位特進禁弟弘至長樂衛尉永光二年禁薨謚曰頃侯長子鳳嗣侯爲衛尉侍中皇后自有子後希復進見太子壯大寬博恭愼語在成紀其後幸酒樂燕樂元帝不以爲能而傅昭儀有

寵於上生定陶共王王多材藝上甚愛之坐則側席行則同輦常有意欲廢太子而立共王時鳳在位與皇后太子同心憂懼賴侍中史丹擁右太子語在丹傳上亦以皇后素謹慎而太子先帝所常留意故得不廢元帝崩太子立是爲孝成帝尊皇后爲皇太后以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益封五千戶王氏之興自鳳始又封太后同母弟崇爲安成侯食邑萬戶鳳庶弟譚等皆賜爵關內侯食邑其夏黃霧四塞終日天子以問諫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對皆以爲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也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爲侯非高祖之約外戚未曾有也故天爲見異言事者多以爲然鳳於是懼上書辭謝曰陛下即位思慕諒闇故詔臣鳳典領尚書事上無以明聖德下無以益政治今有茀星天地赤黃之異咎在臣鳳當伏顯戮以謝天下今諒闇已畢大義皆舉宜躬親萬機以承天心因乞骸骨辭職上報曰朕承先帝聖緒涉道未深不明事情是以陰陽錯繆日月無光赤黃之氣充塞天下咎在朕躬今大將軍乃引過自予欲上尚書事歸大將軍印綬罷大司馬官是明朕之不德也朕委將軍以事誠欲庶幾有成顯先

祖之功德將軍其專心固意輔朕之不逮毋有所疑後五年諸吏散騎安成侯崇薨謚曰共侯有遺腹子奉世嗣侯太后甚哀之明年河平二年上悉封舅譚爲平阿侯商成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太后同産唯曼蚤卒餘畢侯矣太后母李親荷氏妻生一男名參寡居頃侯禁在時太后令禁還李親太后憐參欲以田蚡爲比而封之上曰封田氏非正也以參爲侍中水衡都尉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諸曹分據埶官滿朝廷大將軍鳳用事上遂謙讓無所顓左右常薦光祿大夫劉向少子歆通達有異材上召見歆誦讀詩賦甚說之欲以爲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上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爲不可乃止其見憚如此上即位數年無繼嗣體常不平定陶共王來朝太后與上承先帝意遇共王甚厚賞賜十倍於它王不以往事爲纖介共王之來朝也天子留不遣歸國上謂共王我未有子人命不諱一朝有它且不復相見爾長留侍我矣其後天子疾益有瘳共王因留國邸旦夕侍上上甚親重大將軍鳳心不便共王在京師會日蝕

鳳因言日蝕陰盛之象爲非常異定陶王雖親於禮當奉藩在國今留侍京師詭正非常故天見戒宜遣王之國上不得已於鳳而許之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涕泣而決京兆尹王章素剛直敢言以爲鳳建遣共王之國非是乃奏封事言日蝕之咎矣天子召見章延問以事章對曰天道聰明佑善而災惡以瑞異爲符效今陛下以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此正議善事當有祥瑞何故致災異災異之發爲大臣顓政者也今聞大將軍猥歸日蝕之咎於定陶王建遣之國苟欲使天子孤立于上顓擅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蝕陰侵陽臣顓君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壹舉手鳳不內省責及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樂昌矦商本以先帝外屬內行篤有威重位歷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肯詘節隨鳳委曲卒用閨門之事爲鳳所罷身以憂死衆庶愍之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於禮不宜配御至尊託以爲宜子內之後宮苟以私其妻弟聞張美人未嘗任身就館也且羌胡尚殺首子以盪腸正世況於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此三

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見足以知其餘及它所不見者
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選忠賢以代之自鳳
之白罷商後遣定陶王也上不能平及聞章言天子
感寤納之謂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不聞社稷計且
唯賢知賢君試爲朕求可以自輔者於是章奏封事
薦中山孝王舅琅邪太守馮野王先帝時歷二卿忠
信質直知謀有餘野王以王舅出以賢復入明聖主
樂進賢也上自爲太子時數聞野王先帝名卿聲譽
出鳳遠甚方倚欲以代鳳初章每召見上輒辟左右
時太后從弟長樂衛尉弘子侍中音獨側聽具知章

言以語鳳鳳聞之稱病出就第上疏乞骸骨謝上曰
臣材駑愚戇得以外屬兄弟七人封爲列侯宗族蒙
恩賞賜無量輔政出入七年國家委任臣鳳所言輒
聽薦士常用無一功善陰陽不調災異數見咎在臣
鳳奉職無狀此臣一當退也五經傳記師所誦說咸
以日蝕之咎在於大臣非其人易曰折其右肱此臣
二當退也河平以來臣久病連年數出在外曠職素
餐此臣三當退也陛下以皇太后故不忍誅廢臣猶
自知當遠流放又重自念兄弟宗族所蒙不測當殺
身靡骨死輦轂下不當以無益之故有離寢門之心

誠歲餘以來所苦加侵日月益甚不勝大願願乞骸骨歸自治養與賴陛下神靈未埋髮齒暮月之間幸得瘳愈復望帷幄不然必冥溝壑臣以非材見私天下知臣受恩深也以病得全骸骨歸天下知臣被恩見哀重巍巍也進退於國爲厚萬無纖介之議唯陛下哀憐其辭指甚哀太后聞之爲垂涕不御食上少而親倚鳳弗忍廢乃報鳳曰朕秉事不明政事多闕故天變婁臻咸在朕躬將軍乃深引過自予欲乞骸骨而退則朕將何嚮焉書不云乎公毋困我務專精神安心自持期於平瘳稱朕意焉於是鳳起視事上使尚書劾奏章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補吏而私薦之欲令在朝阿附諸侯又知張美人體御至尊而妄稱引羌胡殺子蕩腸非所宜言遂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罪以爲比上夷狄欲絕繼嗣之端背畔天子私爲定陶王章死獄中妻子徙合浦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又以侍中太僕音爲御史大夫列於三公而五侯羣弟爭爲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後庭姬妾各數十人僮奴以千百數羅鐘磬舞鄭女作倡優狗馬馳逐大治第室起土山漸臺洞門高廊閣道連屬彌望百姓歌之曰五侯初起

曲陽最怒壞決高都連竟外杜土山漸臺西白虎其奢僭如此然皆通敏人事好士養賢傾財施予以相高尚鳳輔政凡十一歲陽朔三年秋鳳病天子數自臨問親執其手涕泣曰將軍病如有不可言平阿矣譚次將軍矣鳳頓首泣曰譚等雖與臣至親行皆奢僭無以率導百姓不如御史大夫音謹敕臣敢以死保之及鳳且死上疏謝上復固薦音自代言譚等五人必不可用天子然之初譚侫不肯事鳳而音敬鳳卑恭如子故薦之鳳薨天子臨弔贈寵送以輕車介士軍陳自長安至渭陵謚曰敬成矣子襲嗣矣爲衛尉御史大夫音既代鳳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而平阿矣譚位特進領城門兵谷永說譚令讓不受城門職由是與音不平語在永傳音既以從舅越親用事小心親職歲餘上下詔曰車騎將軍音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前爲御史大夫以外親宜典兵馬入爲將軍不獲宰相之封朕甚慊焉其封音爲安陽矣食邑與五矣等俱三千戶初成都矣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後又穿長安城引內澧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舩立羽蓋張周帷輯濯越歌上幸商第見穿城引水意恨內銜之未言後微行出過曲陽矣第又見園中土

山漸臺似類白虎殿於是上怒以讓車騎將軍音商根兄弟欲自黥劓謝太后上聞之大怒乃使尚書責問司隸校尉京兆尹知成都矦商擅穿帝城決引澧水曲陽矦根驕奢僭上赤墀青瑣紅陽矦立父子臧匿姦猾亡命賓客爲羣盜司隸京兆皆阿縱不舉奏正法二人頓首省戶下又賜車騎將軍音策書曰外家何其樂禍敗而欲自黥劓相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外家宗族彊上一身寖弱日久今將一施之君其召諸侯令待府舍是日詔尚書奏文帝時誅將軍薄昭故事車騎將軍音籍稟請罪商立根皆負斧質謝上不忍誅然後得已久之平阿矦譚薨謚曰安矦子仁嗣矦太后憐弟曼蚤死獨不封曼寡婦渠供養東宮子莽幼孤不及等比常以爲語平阿矦譚成都矦商及在位多稱莽者久之上復下詔追封曼爲新都哀矦而矦莽子莽嗣爵爲新都矦後又封太后姊子淳于長爲定陵矦王氏親屬矦者凡十人上悔廢平阿矦譚不輔政而薨也乃復進成都矦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杜鄴說車騎將軍音令親附商語在鄴傳王氏爵位日盛唯音爲修整數諫正有忠節輔政八年薨弔贈如大將軍

謚曰敬矦子舜嗣矦爲太僕侍中特進成都矦商代音爲大司馬衛將軍而紅陽矦立位特進領城門兵商輔政四歲病乞骸骨天子閔之更以爲大將軍益封二千戶賜錢百萬商薨弔贈如大將軍故事謚曰景成矦子況嗣矦紅陽矦立次當輔政有罪過語在孫寶傳上乃廢立而用光祿勳曲陽矦根爲大司馬票騎將軍歲餘益封千七百戶高平矦逢時無材能名稱是歲薨謚曰戴矦子買之嗣矦綏和元年上卽位二十餘年無繼嗣而定陶共王已薨子嗣立爲王王祖母定陶傅太后重賂遺票騎將軍根爲王求漢嗣根爲言上亦欲立之遂徵定陶王爲太子時根輔政五歲矣乞骸骨上乃益封根五千戶賜安車駟馬黃金五百斤罷就第先是定陵矦淳于長以外屬能謀議爲衛尉侍中在輔政之次是歲新都矦莽告長伏罪與紅陽矦立相連長下獄死立就國語在長傳故曲陽矦根薦莽以自代上亦以爲莽有忠節遂擢莽從侍中騎都尉光祿大夫爲大司馬歲餘成帝崩哀帝卽位太后詔莽就第避帝外家哀帝初優莽不聽莽上書固乞骸骨而退上乃下詔曰曲陽矦根前在位建社稷策侍中太僕安陽矦舜往時護太子家

導朕忠誠專壹有舊恩新都侯莽憂勞國家執義堅固庶幾與爲治太皇太后詔休就第朕甚閔焉其益封根二千戶舜五百戶莽三百五十戶以莽爲特進朝朔望又還紅陽侯立京師泉帝少而聞知王氏驕盛心不能善以初立故優之後月餘司隸校尉解光奏曲陽侯根宗重身尊三世據權五將秉政天下輻湊自效根行貪邪臧累鉅萬縱橫恣意大治室第第中起土山立兩市殿上赤墀戶青瑣遊觀射獵使奴從者被甲持弓弩陳爲步兵止宿離宮水衡共張發民治道百姓苦其役內懷姦邪欲筦朝政推親近吏

主簿張業以爲尚書蔽上壅下內塞王路外交藩臣驕奢僭上壞亂制度案根骨肉至親社稷大臣先帝棄天下根不悲哀思慕山陵未成公聘取故掖庭女樂五官殷嚴王飛君等置酒歌舞捐忘先帝厚恩背臣子義及根兄子成都侯況幸得以外親繼父爲列侯侍中不思報厚恩亦聘取故掖庭貴人以爲妻皆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於是天子曰先帝遇根況父子至厚也今乃背忘恩義以根嘗建社稷之策遣就國免況爲庶人歸故郡根及況父商所薦舉爲官者皆罷後二歲傅太后帝母丁姬皆稱尊號有司奏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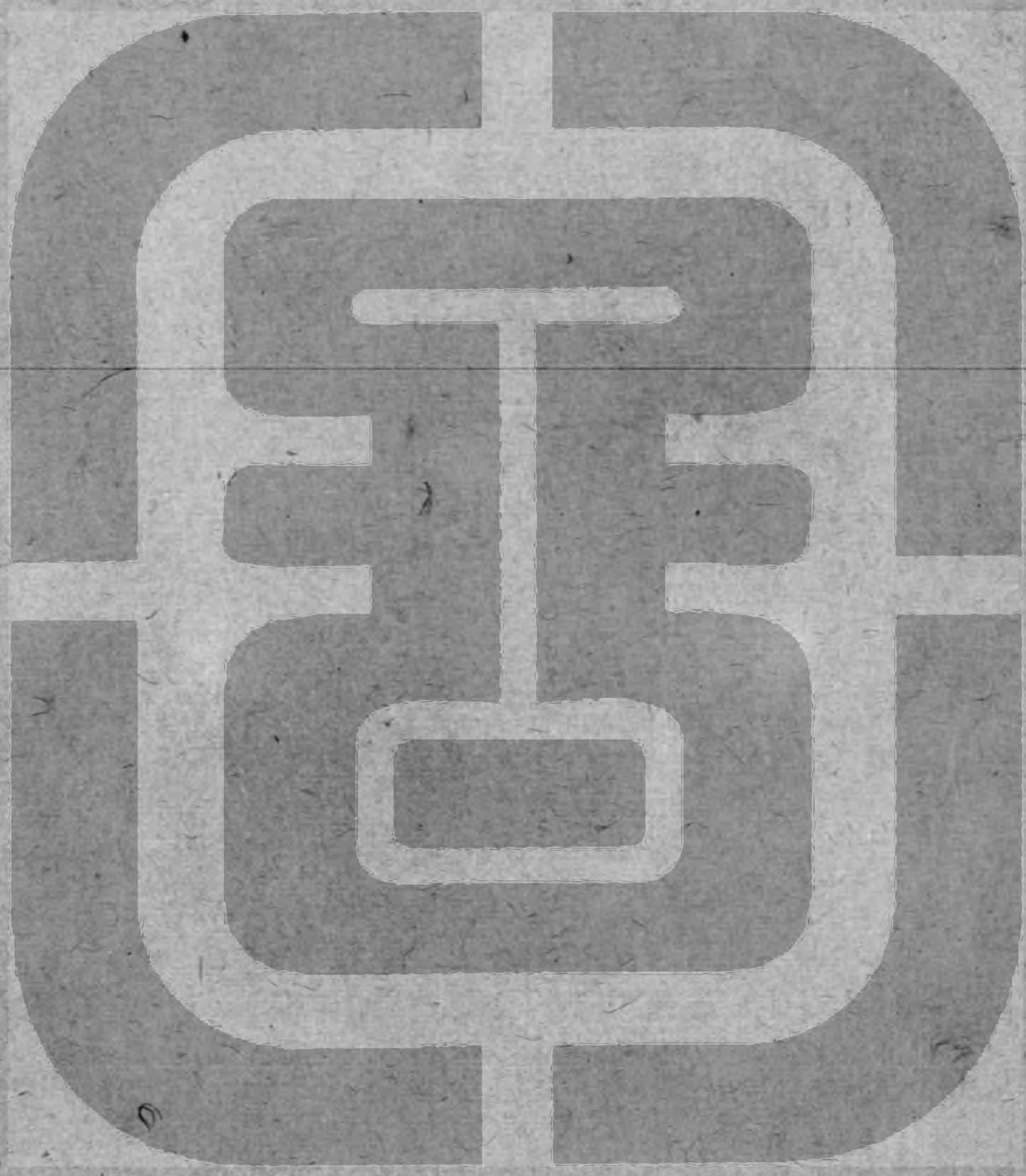
都侯莽前爲大司馬貶抑尊號之議虧損孝道及平阿侯仁臧匿趙昭儀親屬皆就國天下多冤王氏諫大夫楊宣上封事言考成皇帝深惟宗廟之重稱述陛下至德以承天序聖策深遠恩德至厚惟念先帝之意豈不欲以陛下自代奉承東宮哉太皇太后春秋七十數更憂傷敕令親屬引領以避丁傅行道之人爲之隕涕況於陛下時登高遠望獨不慙於延陵乎哀帝深感其言復封商中子邑爲成都侯元壽元年日蝕賢良對策多訟新都侯莽者上於是徵莽及平阿侯仁還京師侍太后曲陽侯根薨國除明年哀帝崩無子太皇太后以莽爲大司馬與共徵立中山王奉哀帝後是爲平帝帝九歲常年被疾太后臨朝委政於莽莽顓威福紅陽侯立莽諸父平阿侯仁素剛直莽內憚之令大臣以罪過奏遣立仁就國莽日誅耀太后言輔政致太平羣臣奏請尊莽爲安漢公後遂遣使者迫守立仁令自殺賜立謚曰荒侯子柱嗣仁謚曰刺侯子術嗣嗣是歲元始三年也明年莽風羣臣奏立莽女爲皇后又奏尊莽爲宰衡莽母及兩子皆封爲列侯語在莽傳莽既外壹羣臣令稱巳功德又內媚事旁側長御以下賂遺以千萬數白尊太

后姊妹君俠爲廣恩君君力爲廣惠君君弟爲廣施
君皆食湯沐邑日夜共譽莽莽又知太后婦人厭居
深宮中莽欲虞樂以市其權乃令太后四時車駕巡
狩四郊存見孤寡貞婦春幸繭館率皇后列侯夫人
桑遵霸水而祓除夏遊衙宿鄠杜之間秋歷東館望
昆明集黃山宮冬饗飲飛羽校獵上蘭登長平館臨
涇水而覽焉太后所至屬縣輒施恩惠賜民錢帛牛
酒歲以爲常太后從容言曰我始入太子家時見於
丙殿至今五六十歲尚頗識之莽因曰太子宮幸近
可壹往觀遊不足以爲勞於是太后幸太子宮甚說
太后宥弄兒病在外舍莽自親候之其欲得太后意
如此平帝崩無子莽徵宣帝玄孫選最少者廣戚侯
子劉嬰年二歲託以卜相爲最吉乃奉公卿奏請立
嬰爲孺子令宰衡安漢公莽踐祚居攝如周公傳成
王故事太后不以爲可力不能禁於是莽遂爲攝皇
帝改元稱制焉俄而宗室安衆侯劉崇及東郡太守
翟義等惡之更舉兵欲誅莽太后聞之曰人心不相
遠也我雖婦人亦知莽必以是自危不可其後莽遂
以符命自立爲眞皇帝先奉諸符瑞以白太后太后
大驚初漢高祖入咸陽至霸上秦王子嬰降於軹道

奉上始皇璽及高祖誅項籍即天子位因御服其璽世世傳受號曰漢傳國璽以孺子未立璽臧長樂宮及莽即位請璽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陽侯舜諭指舜素謹敕太后雅愛信之舜既見太后知其爲莽求璽怒罵之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豬不食其餘天下豈有而兄弟邪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爲新皇帝變更正朔服制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爲而欲求之我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側長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乃仰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者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聞舜語切恐莽欲脅之乃出漢傳國璽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知而兄弟今族滅也舜既得傳國璽奏之莽大說乃爲太后置酒未央宮漸臺大縱衆樂莽又欲改太后漢家舊號易其璽綬恐不見聽而莽疎屬王諫欲諂莽上書言皇天廢去漢而立命新室太皇太后不宜稱尊號當隨漢廢以奉天命莽乃車駕至東宮親以其書白太后太后曰此言是也莽因曰此誖德之臣也

罪當誅於是冠軍張永獻符命銅璧文言太皇太后當爲新室文母太皇太后莽乃下詔曰予視羣公咸曰休哉其文字非刻非畫厥性自然予伏念皇天命予爲子更命太皇太后爲新室文母太皇太后協于新室故交代之際信于漢氏衆帝之代世傳行詔籌爲西王母共具之祥當爲歷代爲母昭然著明予祗畏天命敢不欽承謹以令月吉日親率羣公諸侯卿士奉上皇太后璽紱以當順天心光于四海焉太后聽許莽於是鴆殺王諫而封張永爲貢符子初莽爲安漢公時又諂太后奏尊元帝廟爲高宗太后晏駕後當以禮配食云及莽改號太后爲新室文母絕之於漢不令得體元帝廟故殿以爲文母篹食堂既成名曰長壽宮以太后在故未謂之廟莽以太后好出遊觀乃車駕置酒長壽宮請太后既至見孝元廟廢徹塗地太后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何治而壞之且使鬼神無知又何用廟爲如令有知我乃人之妃妾豈宜辱帝之堂以陳饋食哉私謂左右曰此人嫚神多矣能久得祐乎飲酒不樂而罷自莽篡位後知太后怨恨求所以媚太后無不爲然愈不說莽更漢

家黑貂著黃貂又改漢正朔伏臘曰太后令其官屬黑貂至漢家正臘日獨與其左右相對飲酒食太后年八十四建國五年二月癸丑崩三月乙酉合葬渭陵莽詔大夫楊雄作誄曰太陰之精沙麓之靈作合於漢配元生成著其協於元城沙麓太陰精者謂夢月也太后崩後十年漢兵誅莽初紅陽侯立就國南陽與諸劉結恩立少子丹爲中山太守世祖初起丹降爲將軍戰死上閔之封丹子泓爲武桓侯至今司徒掾班彪曰三代以來春秋所記王公國君與其失世稀不以女寵漢興后妃之家呂霍上官幾危國

者數矣及王莽之興由考元后歷漢四世爲天下毋讐國六十餘載羣弟世權更持國柄五將十侯卒成新都位號已移於天下而元后卷卷猶握一璽不欲以授莽婦人之仁悲夫

前漢書卷第九十八